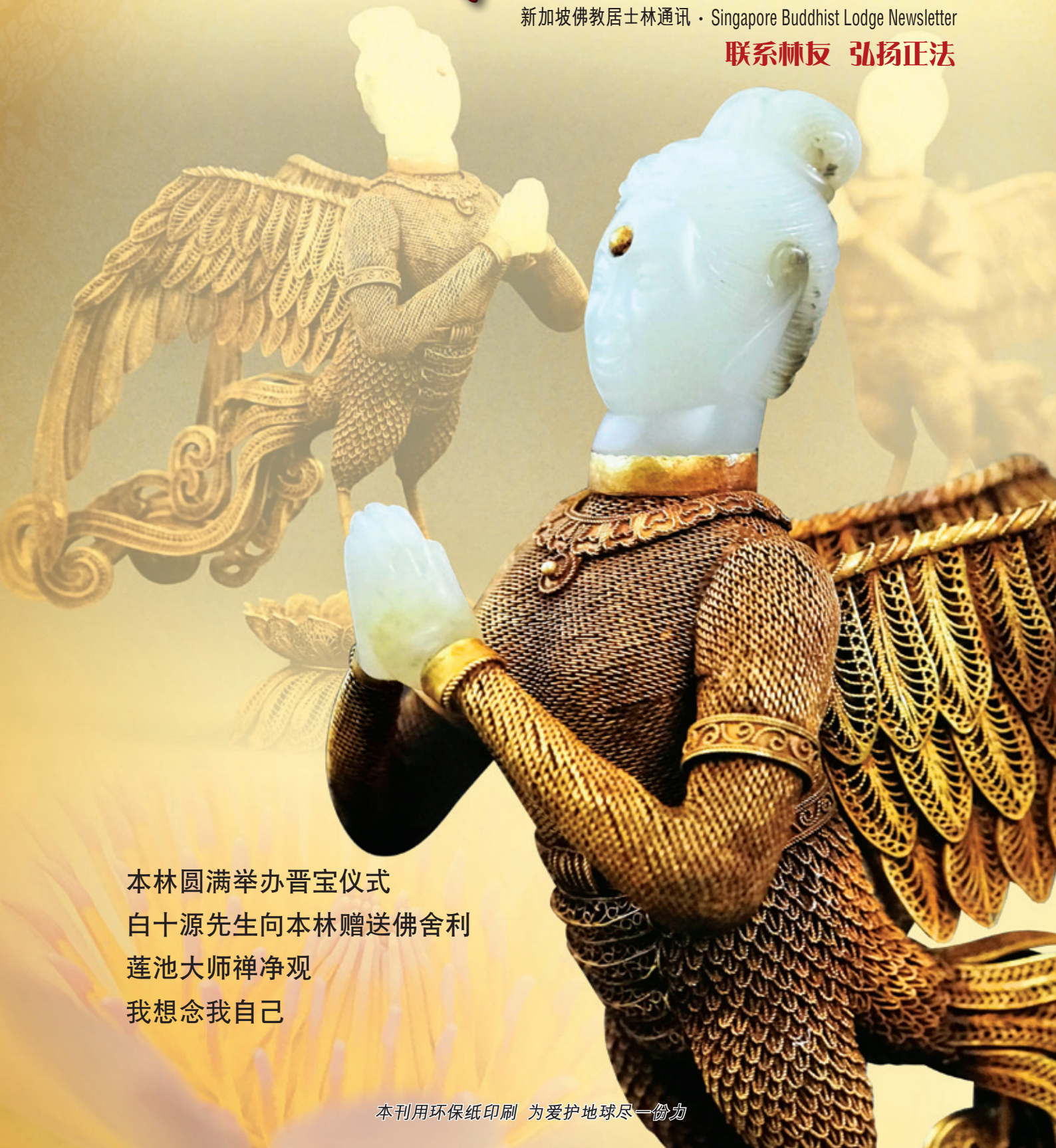
狮城潮音

总第 51 期
2018年第1期

SHI CHENG CHAO YIN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通讯 ·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Newsletter

联系林友 弘扬正法



本林圆满举办晋宝仪式

白十源先生向本林赠送佛舍利

莲池大师禅净观

我想念我自己

本刊用环保纸印刷 为爱护地球尽一份力

目录content

卷首语

p.1 晋宝，万众一心即是宝

林内新闻报道

p.3 本林隆重举行除夕夜消灾祈福法会
p.4 第70届度岁金颁发仪式
p.6 欢乐新春团拜会　百余职员齐聚一堂
p.7 本林喜获传印长老为大雄宝殿题写匾额
p.8 本林圆满举办晋宝仪式
p.10 白十源先生向本林赠送佛舍利
p.11 居士林活动预告

法义探讨

p.14 莲池大师禅净观探微

生活中的佛法

p.18 释济群：我是谁
p.21 仁之：十致小米(下)
p.28 何华：日挥指墨似行禅
p.30 文雪：六祖坛经的智慧
p.32 小颜：鸡足山朝圣 (下)
p.38 莎崙：我想念我自己
p.42 传喜：菩提只向心觅
p.44 中国净土宗三祖承远大师传
p.46 Biography Of The Third Patriarch Of The Chinese Pure Land Tradition Great Master Chengyuan
p.48 Who Should We Learn The Dharma From?

佛法学园

p.52 佛学常识问答

封面图片说明：

迦陵频伽：意为好声鸟、妙音鸟。此鸟音声清婉，和雅微妙，为众鸟之最，佛经中常以其鸣声比喻佛菩萨说法音声之胜妙。在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变化之迦陵鸟时时说法，故在净土曼荼罗中作人头鸟身形。

2018年 · 第1期 · 总期: 51
No. 51, Vol 1, 2018

■ 刊名题字 ■
赵朴初

■ 发行人 ■
陈立发 PBM

■ 主 编 ■
释延续

■ 编 委 ■
邹文学　戴文雪　宁小颜
郑苑芬　胥传喜

■ 编务 ■
黄茜梓

■ 设计、分色、承印 ■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 (65) 6745 8733
Fax : (65) 6745 8213

■ 出 版 ■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Tel: 6737 2630
Fax: 6737 0877
网站: www.sbl.org.sg
编辑部电邮: sccy@sbl.org.sg

■ 出版准证 ■
MCI (P) 044/03/2018

* 若会员想停止接收居士林《狮城潮音》会讯，请电邮至 sccy@sbl.org.sg并注明会员号与退订原因。

晋宝，万众一心即是宝

◎陈立发林长

本林最近在观音菩萨诞辰日于即将落成的大雄宝殿内隆重举行了“晋宝仪式”，这是自去年年底“封顶仪式”之后，大殿重建工程的又一个里程碑式活动。当日活动如法如仪，气氛庄严肃穆，参与者个个法喜充满。这也是本林近些年来信众自发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法事活动，回顾整个活动，有些话和大家分享。

重建工程进展顺利

大殿重建工程自2016年本人担任代林长、2017年第44届董事会被推选为林长以来，即组建了由尹崇明先生领导的专业顾问团队，到后来的专业建筑委员会，将延误了12个月的工期逐步追上，使建筑工程安全、专业、高效地得以进行。到目前为止，大殿主体结构已经全部竣工，内部装修工程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也喜获当今佛教泰斗传印长老为大雄宝殿题写匾额，这是本林重建工程中的又一大事，理当与广大林友分享。第二阶段的17号楼(目前在使用大楼)改造提升工程也将在近期展开，我们期盼着到明年年中或年底，大雄宝殿能顺利开光，以

全新的面貌呈现在林友和广大信众面前，为大众提供一个更好、更庄严的修学道场。

我们曾经承诺这一届董事会将在两年任期内做好三项工作：第一，完成大雄宝殿重建工程，包括在建筑经费出现缺口情形下的筹款重任。第二，落实与建立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以推动林务持续改进和发展。第三，弘扬佛法，慈悲济世，把居士林弘法济世、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宗旨，继承和发扬光大。一年过去，我们的诺言不曾改变。

内部管理逐步提升

本林是一个在国际佛教界享有一定声誉的、十分特殊的佛教组织，自从第44届董事会由林友选出接手管理工作以来，我们逐渐了解到，董事会不仅仅要每天面对广大信众、林友、社会善心人士、海内外佛教团体和我国不同宗教机构的诸多事务，还要处理与政府监管机构相关的各种指导意见和信息反馈。同时，还不能在重建及筹款上有任何分心，这使得在管理工作上我们进行得尤其小心谨慎，这个过渡阶段，虽然也导致了目前一些信众对行政管理处理缓慢提出意见，但我们虚心接受各种善意的意见和建议，希望通过内部不断努力和工作改进，我们在行政运作、办事效率、公开透明等方面做得更好。

晋宝，万众一心即是宝

这次晋宝活动我们在三月初就组建了专门的团队负责，整个活动的策划、宣传、场地准备、宝石分包、秩序维持等均得到广大信众、义工和董事们的全力支持。董事会与跨部门委员会之间也密切合作，各尽所能，有些董事多次到现场查看，以保证仪式进行时能容纳足够的信众和零安全隐患。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保证晋宝仪式顺利圆满完成。

晋宝是通过向佛菩萨莲花座供养七宝的形式，来激发大众供养诸佛、恭敬三宝、修福修慧、广结菩提法缘的虔敬之心。这次的晋宝活动反应之热烈超出预期，有些信众一家三代前来排队，有些甚至从印尼和马来西亚赶来参加仪式，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通过这次活动，我看到居士林重塑形象品牌，我更看到一种可贵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奉献精神，希望这种精神和情操在日后的活动中能保持常在。

我坚信动机善则事必成。希望广大佛友和林友万众一心，一如既往共同参与，让这次百年一遇的重建工程顺利圆满完成。南無阿弥陀佛。

本林隆重举行除夕夜消灾祈福法会

本刊讯：2月15日为华人传统除夕，本林循惯例举行了除夕夜消灾祈福法会，为本林诸位领导师、全体林友，本林诸护法居士、全体义工，本林全体董事及全体员工祈福，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吉祥，福慧增长。

晚上10:45，由本林佛法导师延续法师主法，林长陈立发居士率领部分与会董事依次拈香，参与祈福法会的200多位佛友虔诚唱诵，礼敬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及本林护法善神，至诚祈愿诸佛菩萨慈光摄受本林正法久住，四众弟子吉祥安康，重建工程圆满竣工。

午夜12点整，由诸位法师和林长带领，参与法会的僧俗弟子排队敲响平安钟，在祥和喜庆的气氛中迎接戊戌狗年的到来。

第70届度岁金颁发仪式

本刊讯：2月3日（星期六）新春佳节前夕，居士林依循传统举行了第70届度岁金颁发仪式，为多达12,000名经济贫困、年长及残障人士送去祝福与温暖。约1,700位受惠者出席了当天的仪式，领取度岁金及贺年小礼，余下受惠者从次日起至2月9日期间领取。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先生作为主宾出席了仪式，新加坡道教总会陈添来道长、回教传道协会莫哈默哈斯比博士、居士林领导师广声大和尚作为嘉宾出席。

本林林长兼福利基金理事会主席陈立发居士于发言时提到，虽然今年经济不景气，生活费用上涨，但为了向更多不同宗教、不同种族

的弱势人士伸出援手，今年受惠人数比去年增长了5%，总颁发金额近百万新元。今年也是历年来受惠人数最多，颁发总金额最高的一年。

林长说：“注重孝道是我国各族群共同的传统。我们在赡养自己的长辈、教育自己孩子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面临经济困境的老人和小孩，向他们伸出援手。”

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先生在发言中用“温馨”一词形容居士林。他首先感谢所有义工默默耕耘，夜以继日的付出。“这展现出一种特殊的新加坡精神，一种不分种族、宗教、肤色的精神。”他表示，自己刚从外国回来，观察到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种精神，这是值得大家珍惜的。希望居士林能够传承这种精神，传扬美德，以大局为重，以居士林为先，以人为本，以此迈向更高的里程碑。

除了前来林内领取度岁金的受惠者，居士林亦轮流派出全体职员与义工前往56家安老院，为8,600多位年长者送去红包与温暖。

居士林感谢各界善长仁翁的鼎力相助，让这项常年慈善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欢乐新春团拜会 百余职员齐聚一堂

本刊讯：忙碌的新春佳节即将结束之际，居士林董事与全体职员等百余人，于正月十二晚上齐聚五楼大堂，举行了温馨、热闹的新春团拜晚宴。

陈立发林长在致辞时说，职员们一年365天都在为居士林忙碌，难得春节期间可以齐聚一堂，团团圆圆，这是个欢喜的日子。并通报了大众最关切的大雄宝殿重建工程的进度。

晚宴正式开始，居士林厨房准备了色香味俱全的招牌菜——素发财鱼生，祝愿所有人在新的一年里风生水起、喜气洋洋。佛曲班的学员们为新年献唱居士林林歌“同愿同行”，“贺新年”、“爱拼才会赢”等多首贺年歌曲，炒热了现场的气氛，众人跟随耳熟能详的音乐融入了新春的欢乐氛围之中。

本林喜获上传下印长老为大雄宝殿题写匾额

传印长老

本刊讯：本林大雄宝殿重建工程自2014年10月24日破土动工以来，已逾三载。在前林长李木源居士奠定的基础上，自从陈立发居士担任本林代林长、后被推选为林长以来，便迅速邀请专业建筑顾问，成立了专业高效的建筑委员会，拖延12个多月的工期被逐步追上。去年12月25日，本林举行了大雄宝殿封顶仪式。目前整体结构工程已全部完成，内部装修工程正在稳步推进。

此次大雄宝殿重建是创林84年以来最大的建筑工程，具有代表意义的“大雄宝殿”四字由谁来题写成为林内上下十分关心的话题。在2017年11月董事会议上，陈家发副林长提议请当今佛教泰斗传印长老题写匾额，迅即获得大家一致赞同。2018年1月23日借东林寺净土苑洒净开通法会及东林大佛开光之机，本林延续法师与副司理胥传喜居士专程赶赴东林寺拜会传印长老，祈请长老为本林大雄宝殿惠赐墨宝。经大安法师慈悲协助，本林四众弟子于春节之后喜获至宝。

传印长老系虚云老和尚亲授沩仰宗法系第九代传人，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东林寺方丈等职。92岁高龄的传印长老也是我林领导师。长老通宗通教，著作等身，集天台、华严、戒律、禅、净诸宗之大成，但长老一生淡泊名利，戒若冰霜，尤其在晚年更是深居简出，专注净业，不再应酬俗务。本林这次喜获长老慈悲护念，特书“大雄宝殿”四字，林内上下欢喜无量。至诚祈愿长老光寿无量，法雨常施。南無阿弥陀佛。

本林圆满举行晋宝仪式

本刊讯：适逢观世音菩萨诞辰，本林于是日上午，在即将落成的大雄宝殿内，举行华严三圣与阿弥陀佛须弥台莲花座晋宝仪式。一千多名公众现场观摩并参与晋宝，反应之热烈超乎预期。近50名义工在现场维护秩序。

“晋宝”是指在佛像安座前，佛教道场提供宝石由信众供养，为信众提供表达自己对三宝的恭敬，培福修福，增上慧业之机缘。本林对原有华严三圣与阿弥陀佛佛像进行了维修与贴金，并移回大雄宝殿内安置，特举办了此次晋宝仪式。

晋宝仪式于上午10点正式开始，由本林佛学导师延续法师主法，说净水文，诵大悲咒，般若心经，佛宝赞，称念佛号。随

后，大众在林长和诸位董事的带领下有序地将宝石放入佛像前的宝箱内。然后，所有箱子被上锁、贴上封条，仪式结束后在本林工作人员的监督下，放入安置华严三圣及阿弥陀佛佛像的须弥台内，最后用洋灰封好。

此次晋宝仪式由副林长陈家发居士统筹安排，各个部门紧密配合。各位董事、职员、义工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准备，使得仪式如法如仪，圆满完成。

为筹集建筑基金，居士林开放给信众认捐供养的项目仍在进行中。有意乐捐的信众可与居士林联系。

◎图：李安全

坦博艺苑私人博物馆
董事长白十源先生

北京大收藏家白十源先生向本林赠送佛舍利

白先生赠送本林的佛舍利

古佛塔出土盛放佛舍利的天然水精塔函

本刊讯：1月28日，北京大收藏家白十源先生向本林赠送五代时期古佛塔出土的佛舍利一枚，由延续法师从北京恭迎至本林供奉。

白十源先生是中国私人收藏界规模数一数二的私家博物馆——坦博艺苑董事长。先生个人的藏品涵盖古埃及、古罗马、古丝绸之路、古印度、古波斯，以及中国自汉唐到近代各个领域的文化艺术精品。在坦博艺苑的收藏中，仅名人字画、数百张古琴、200多套完整的经典徽州古建筑已让人叹为观止。而在佛教领域，各种材质的古佛塔、古佛像、佛舍利、贝叶真经、纯金经卷、七宝经函、契丹和西夏皇室丝绣经轴、唐人写经等应有尽有。使置身其中者难以相信，在当今尚能有福报欣赏到如此完整、如此精妙绝伦的佛门珍宝。但白先生秉着传播人类文明、保留文化瑰宝、“藏为所用”的精神，为有缘的寺院、高校、研究中心、艺术中心等捐出不少珍藏品。

此次，在东林寺净土苑洒净开通、东林大佛开光期间，白先生特别供养其珍藏的古贝叶真经一函以随喜功德。本林延续法师在此期间有幸与白先生阖家结缘，并获先生赠予法门圣物佛舍利一枚。佛舍利将在大雄宝殿建好后，在本林永久供奉。

居士林活动预告

第40届助学金颁奖仪式（中学组）

日期：5月5日
地点：7楼
时间：下午3pm

华严法会

日期：5月22日～6月12日
（农历四月初八至二十九）
地点：7楼

◆ **斋供诸天**
日期：6月12日（农历四月二十九）
时间：上午6am

浴佛典礼
（释迦牟尼佛诞、三皈五戒）

日期：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八）
地点：7楼
时间：上午9am

精进佛三

日期：6月15日～17日（农历五月初二至初四）
地点：7楼
时间：上午9am～傍晚9pm

观音菩萨成道日（三皈依）

日期：7月31日（农历六月十九）
时间：下午1pm

卫塞节活动

◆ **传灯仪式**
日期：5月28日
时间：傍晚7pm

◆ **卫塞节庆典**
日期：5月29日（农历四月十五）
地点：7楼
时间：上午10am

《华严经》 为经中之王，其卷轶浩繁，义理精深，非定慧力，非大因缘，非上善根，难以受持读诵，《华严》在处则正法在，《华严》在处则邪业远。适逢卫塞佳节之际，本林有鉴于此，特隆重举行“华严法会”，日期为 5月22日 - 6月12日 （农历四月初八至四月廿九），届时恭请六和戒德法师领众共修，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一部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斋供诸天、供佛、传慧灯。敬设消灾延生禄位、往生莲位、累劫冤亲债主、十方法界、超度婴灵。法会因缘殊胜，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居士前来报名参加，共沾法益。

农历四月初七 (21/05/2018)

下午 4:00 pm	晚课	Evening Prayers
	洒净	Purification Ceremony

农历四月初八 (22/05/2018)

上午 9:00 am	恭请太子像	Welcoming of Prince Siddhartha Statue
	浴佛	Bathing of Prince Siddhartha Statue
	佛供	Making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下午 1: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下午 3:15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晚课	Evening Prayers
下午 6:00 pm	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	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农历四月初九 至 四月十三 (23/05/2018 - 27/05/2018)

上午 8:30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上午 10:15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佛供	Making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下午 1: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下午 3: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晚课	Evening Prayers
下午 6:00 pm	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	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农历四月十四 (28/05/2018)

上午 8:30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上午 10:00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佛供	Making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下午 1: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下午 3:0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晚课	Evening Prayers
傍晚 7:00 pm	传灯	Lights Transference Ceremony

农历四月十五 (29/05/2018) <卫塞节 Vesak Day>

上午 8:30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上午 10:00 am	卫塞节仪式	Vesak Ceremony
	佛供	Making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下午 1: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下午 3:0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晚课	Evening Prayers
下午 6:00 pm	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	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农历四月十六 至 四月廿八 (30/05/2018 - 11/06/2018)

上午 8:30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上午 10:15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佛供	Making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下午 1: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下午 3:0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Avatamsaka sutra
	晚课	Evening Prayers
下午 6:00 pm	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	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农历四月廿九 (12/06/2018) <法会圆满>

上午 5:30 am	早课	Morning Prayers
上午 6:30 am	斋供诸天	Grand Offering to the Celestial Guardians
上午 10:00 am	礼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Medicine Buddha Sutra
	佛供	Making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延生送圣	Sending off the Sages
下午 1:30 pm	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	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往生送圣	Sending off the Sages

功德圆满

Meritorious Conclusion!

華嚴法會

AVATAMSAKA PUJA

日期：2018年5月22日 - 6月12日
（农历四月初八至四月廿九）
地点：七楼

下个佛法季公开讲座

New Dharma Talk Season

《无量寿经》讲座

4月20日 《无量寿经》第62讲
5月04日 《无量寿经》第63讲
5月18日 《无量寿经》第64讲
5月25日 《无量寿经》第65讲
6月08日 《无量寿经》第66讲
6月22日 《无量寿经》第67讲
6月29日 《无量寿经》第68讲

《净土教理》讲座

4月21日 行策大师净土思想
5月05日 省庵大师净土思想
5月12日 徹悟大师净土思想 上
5月19日 徹悟大师净土思想 下
5月26日 印光大师净土思想 上
6月02日 印光大师净土思想 中
6月09日 印光大师净土思想 下
6月23日 第四届同学毕业典礼

精进佛三

6月15日 ~ 17日 · 时间：9am ~ 9pm
地点：本林七楼 · 法师开示：3:30pm

- **无需报名**
- **请自备海青缦衣**
- **每日自愿受持八关斋戒**

日期：2018年4月20日 ~ 2018年6月29日

主讲：延续法师

时间：7:30pm ~ 9:30pm

地点：四楼图书馆

莲池大师禅净观探微

◎文：释延续

在汉传佛教史上，后人通常把明末佛教的蓬勃发展之势称为晚明佛教复兴运动，而莲池、紫柏、憨山、蕅益四位大师的应现，为该次佛教复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四大高僧之首、净宗第八代祖师，同时也是华严宗师、禅门开悟的大师，莲池大师在明末乃至当今的影响尤为巨大。莲池大师一生极力弘扬净土，同时赞戒、赞教、赞禅，但对执理废事、口头三昧之流则不留情面，痛加呵斥。本文拟从大师对《坛经》“净土说”的阐释入手探讨大师的禅净观，接着以大师“念佛有益于参禅”来体会大师对禅者悲心劝导的原因；最后，以大师提倡“不管参禅念佛，皆应研习经教”为结。

一、《坛经》“净土说”的真实义

《坛经》是六祖惠能大师的言行语录，成书以来流通甚广。一方面对南宗禅的推广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其“净土说”引起很多误读。《坛经》中关于净土的文句，集中在通行的宗宝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疑问品”——六祖对韶州刺史韦琚有关西方净土的问答中。一般人读《坛经》这品内容，基本都可能得出《坛经》的净土观。

(1) 未悟者念佛求生，已悟者自净其心。净土在心，心净即得，不必外求。

(2) 心地纯善，西方不远，心地邪恶，念佛也难往生。是故除十恶八邪，见性平等，即见弥陀。十恶不断，何佛来迎?

(3) 在强调心净土净的同时，惠能大师并没有否定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

六祖惠能大师承认西方净土的存在，但以明心见性为要，不以求生净土为目标。但《坛经》中这些朗朗上口的语句：“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愚人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但修十善，何须更愿往生”等说被断章取义，成为否定西方净土，执持“唯心净土”的依据 。

莲池大师对《坛经》“净土说”非常重视，因为当时“狂禅”泛滥，妄认“自性”、“唯心”之状，执《坛经》而否定西方净土者比比皆是。 大师于《竹窗随笔》和《弥陀疏钞》中皆指出“执《坛经》而非净土者，谬之甚也”。大师从四个方面，说明

《坛经》“净土说”的真实义。

(1) 为门不同。大师认为六祖所言是以理夺事，若以事夺理则佛事门中不舍一法，安得拨无净土？再者，禅与净土理无二致，唯门庭施设不同。宗门直指之意，无佛无众生，而净土却导引众生趣向佛国；宗门举心即错，动念即乖，而净土却教人起心念佛；宗门言心境俱寂，而净土却以佛国为境，劝发愿求生。法应随机，假如六祖才弘直指，又赞西方，则直指之意，无由明矣。所以，六祖与净土诸师，易地则皆然也。

(2) 似毁实赞。有人以“愚人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等句，以净土为小法、为愚夫愚妇之行，并以此为六祖之意。大师云：“六祖东西之说，只是劝人要须实心为善，空愿无益，何曾说无西方？而六祖“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以及“除十恶八邪”等说，正是要人实心为善、广积善根福德因缘。这也符合《阿弥陀经》中以多善根得生彼国之谓也。“但修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之语，若非记录有讹，亦当如是理解。

(3) 不为初机。《坛经》所对根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坛经》说法对象甚专甚局。宗宝本《坛经》曰：“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又云：“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由此可见，《坛经》说法不为初机。在敦煌本《坛经》结尾处，六祖再次嘱咐：“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须求此法达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坛经》，告诸同道者，令识密意”。所以莲池大师叮嘱：“初心下凡，以秋毫世智藐视西方，妄谈般若，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故《坛经》者，慎勿示初机，苟投非器，便落狂魔，诚可叹息！”

(4) 记录有讹。《坛经》流传千年，情况非常复杂。从客观因素来看，《坛经》原系六祖大师门人记录，流传中展转抄写，补充修订，版本甚多，文字难免有误，遂造成学人理解上的偏失。例如流行最广的宗宝本与早期的敦煌本《坛经》，字数相差竟有一倍左右。所以，莲池大师指出：“六祖示不识字，一生靡事笔研，《坛经》皆他人记录，故多讹误”。再如《坛经》中：“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之句，即西方净土去此十万八千里。而《阿弥陀经》中明言，极乐世界“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岂是十万八行里之数？莲池大师指出去此十万八千里者，乃五天竺之西方即古印度。古印

佛法的原则是契理契机。“佛说种种法，为治种种心”，尤其禅宗说法，问在答处，答在问处，按问答之机缘有正说反说、有庄说谐说、有横说竖说、有显说密说，学人不可以浅智薄解而师心自用，执一为是，否则便死于句下。

度与中土同属娑婆秽土，哪里谈得上“愿东愿西”呢？再如“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之句，莲池大师指明：“夫十善，生天之因也。无佛出世。转轮圣王乃以十善化度众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见佛，而但使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 更何况，“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之说，也可能是六祖随机方便之说，要学人但求诸己、莫向外求而已。

佛法的原则是契理契机。“佛说种种法，为治种种心”，尤其禅宗说法，问在答处，答在问处，按问答之机缘有正说反说、有庄说谐说、有横说竖说、有显说密说，学人不可以浅智薄解而师心自用，执一为是，否则便死于句下。通过莲池大师对《坛经》“净土说”的阐释，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坛经》大有裨益，希望以此也能导正一些学佛人对净土的偏见和误解。

二、念佛有益于参禅

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言：“古谓参禅不碍念佛，念佛不碍参禅；又云不许互相兼带。然亦有禅兼净土者，如圆照本，真歇了，永明寿，黄龙新，慈受深等诸师，皆禅门大宗匠，而留心净土，不碍其禅。”大师在《往生集》中也列举了大量禅净双修而以净土为归的高僧大德，诸如：百丈怀海禅师“化送亡僧，悉归净土”；黄龙悟新禅师“切意净业，有《劝念佛文》行也”；真歇清了禅师“专意净土，有《净土说》普劝四众”；慈受怀深禅师“专心念佛，谓修行捷径无越净邦”；中峰明本禅师有“《怀净土诗》百篇，盛行于世”。

禅宗本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宗派，观机逗教，于日常生活中体悟禅法，体悟佛心，在在又不离本处。但是明末时期出现不少偏差现象，如装模作样地呵佛骂祖、焚烧语录、不看经典、乱用棒喝等等。针对当时一些禅

宗学人的偏差，大师在《云栖法汇·遗稿》中说：“古人棒喝，适逗人机，一棒一喝，便令人悟，非若今人以打人为事也。”大师在《竹窗随笔》中又特别举妙喜禅师被“无眼”长老胡乱印证之例而感叹：“然妙喜谓无眼长老以冬瓜印子印学人。今学人多以冬瓜印子印自己。妙喜见之，又当何如？”

籍于此，大师婆心恳切，劝导禅者以念佛为归。“参禅人虽念念究自本心，而不妨发愿，愿命终时往生极乐。所以者何？参禅虽得个悟处，倘未能如诸佛住常寂光，又未能如阿罗汉不受后有，则尽此报身，必有生处。与其生人世而亲近明师，孰若生莲花而亲近弥陀之为胜乎。然则念佛不惟不碍参禅，实有益于参禅也！”(见《竹窗二笔》)

三、不管参禅念佛 皆应研习经教

大师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自大的参禅者说：达摩西来传法，不立文字，只要明心见性，则一切皆办，不必看经典。也有一些自负的念佛人说：修净土法门，只要把一句佛号直下念去，得到阿弥陀佛的摄受，就可以往生极乐，又何必看经典？大师指出这二种人如果确实有真修实证的工夫，达到了他们所说的境界，如此说也无可非议。但是，对一般人而言，这样信口开河，大都是因为自己不通教理，而故意来掩饰自己的短处罢了。

是故大师处处劝勉参禅及念佛人：“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说，何自来乎？非金口所宣，明载简册，今日众生何由而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佛也？其参禅者，藉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饶汝参而得悟，必须以教印证，不与教合，悉邪也。是故学儒者，必以六经四子为权衡；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禅与净土，终极出三界、成佛道的目标本无二致，但如论事修，则有天壤之别。净土法门若能信真愿切行实，便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一得往生，则永出生死。而参禅之人唯仗自力，既使能明心见性，如不能断尽见思烦恼，依然要在三界当中受生受死。如果参禅得悟，又能发愿求生，现生明心见性，至临命终时，蒙佛接引，上品往生，即永明大师所言“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者。因此，莲池大师极力主张，参禅之人应兼修净土，发愿求生西方，以禅归净，最为稳妥。

莲池大师圆寂虽然已有400多年，但大师对《坛经》“净土说”的辨析却字字珠玑，大师针对狂禅现象的评说和劝慰，至今如雷贯耳。正如憨山大师所赞：“先儒称寂音为僧中班马，予则谓师为法门之周孔！惟师之才足以经世，悟足以传心，教足以契机，戒足以护法，操足以励世，规足以救弊。”大师的人格魅力和文字般若在今天以及日后都将润泽着我们、指引着我们遨游法海，撷取遗珍。

我是谁

◎释济群

生命有很多不解之谜。古往今来，人们不停地追问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人类永恒的困惑，也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终极问题。因为我们最在乎、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我”。我们的整个生活，基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建立。但我们是否想过：究竟什么代表着我？仅仅是这个身体吗？仅仅是眼前这个会说会动、会哭会笑的五蕴身吗？

人们之所以害怕死亡，原因就是将这个身体当作是我，以为身体败坏就意味着“我”的毁灭。其实，色身只是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个朝不保夕的片断，一种不断改变的形式，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我”。从哲学定义来说，“我”代表着生命的本质，是永恒且不可分割的。但身体只是由众多元素构成，刹那刹那处于新陈代谢中，处于发展变化中。而在今天这个医学发达的时代，身体的很多零件还可以更换组装，甚至使用人工替代品，其中哪有什么独存、不变的“我”呢？

如果了解其中原理，我们对身体就不会那么在乎，对死亡就不会那么恐惧了。

身体而外，“我”的存在还体现于两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心态。我们生活在共同的世界，但同时又活在自己的世界，活在自己的情绪中。很多时候，还会被这些喜怒哀乐左右着，无法自主。我们为什么会被其主宰？原因就是把这些情绪误以为是“我”——“我喜欢，我讨厌”，于是就会在乎，就会执著，进而不断将心灵能量投射其中，不断强化这些情绪。最终将主权拱手相让，使某些情绪长时间地影响我们。生活中，有人一生追寻爱情，也有人一生被仇恨驱使。其实，很多情绪只是内心的恶性肿瘤，只是生命的不良发展。虽然生长在我们心中，却并不属于“我”的一部分。倘能以智慧进行观照，认清这些情绪不过是内心漂浮的影像，就不会一头栽入其中，成为被操纵的傀儡。

这就需要对自我进行审视，认清“我执”给生命带来的危害。事实上，一切烦恼皆因“我执”而起。任何一种东西，只要贴上自我的标签，对我们就会具有杀伤力，就会让人爱，让人恨，让人朝思暮想，寝食难安。一旦将自我的标签去除，它的变化就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了。在这个世间，每天要发生很多惊天动地的事，但真正使我们为之心动的未必有万千分之一。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随之感慨一下，就迅速抛在脑后。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将自己和那些事切实联系起来，没有对此产生“我执”。

“我执”还是世间一切是非纷争的根源，是我们和他人相互抵触、难以和谐的原因所在。生活中，一个人自我意识过强，处处以“我”为中心的人，必定不会有融洽的人际关系。反之，那些淡化自我、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不仅深受大众欢迎，自己也能安乐自在。因为他们不必害怕“我”的利益受损，担心“我”的自尊受挫。远离这个处处作祟的“我”，也就远离了那些与“我”形影相随的烦恼。

从佛教角度来说，“自我”正

禅宗有个话头是："一念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我们每天都在不绝如缕的思绪中，在一念接一念的意识活动中。当这些念头尚未生起之前，生命是一种什么状态？

是有情最大的误解，是我们因为不了解生命真相而产生的错误设定。无论身体还是情绪，都不具有永恒不变的内涵，都不能代表所谓的"我"。所以，佛教提出"无我"的思想。这也是佛陀对众生最大的贡献。或许不少人会觉得费解，甚至对此感到恐惧：如果"无我"，那现在这个会说会动的又是什么？又会消失何方？其实，"无我"所否定的，只是加诸于"我"的错觉，而非现象本身。

禅宗有个话头是："一念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我们每天都在不绝如缕的思绪中，在一念接一念的意识活动中。当这些念头尚未生起之前，生命是一种什么状态？再往前追溯：来到这个世界前，"我"又是以什么状态存在？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也是禅宗另一个重要的话头。禅宗的修行，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追寻，将遮蔽内心的妄执层层扫荡，将现有的错误设定逐步瓦解。

认识自己——这是佛法关注的根本问题，也是西方哲学的最高名言。惟有透彻生命真相，我们才能把握前进之舵，成为生命的真正主人。否则，只能是这个色身或情绪的奴隶，为他的衣食奔忙不休，为他的喜怒耗尽生命。更悲哀的是，很多人不仅劳而无功，还会由此造作恶业，使未来继续沉沦，继续受苦。

十致小米(下)
——漫谈学习佛法点滴

◎仁之

编者按：《十致小米》是作者以书信漫谈的方式，将自己学佛的体会以非常平实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来。“小米”并非是一个特定的人物，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您，就是“小米”。

（六） 净土宗祖师的判教

小米:

你上次特别提到善导大师和昙鸾大师在佛教理论的建立和传播上有着巨大贡献，两个人的教理似乎一脉相承。在慧远初祖之后，有的佛教宗派把昙鸾归于二祖，而有的把二祖归于善导大师。问这个是根据什么思想和条件来判断的。

关于净土宗祖师的判教，这里引用净宗大德大安法师一段话供你参考:

我们注意到，这十三代祖师有很多都是不可思议、从本垂迹的菩萨再来之人。善导大师相传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的修行、他的思想，确实在净土宗的教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也可以说，是在善导大师手上完成了中国净土宗思想的奠基、框架。

善导大师的老师是道绰大师，道绰大师又是深深地佩服昙鸾大师。昙鸾大师留下了一部《往生论注》，在《往生论注》里面，我们看到他立论的依据首先就是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的判教，以此来建立他净土宗思想的框架。

我们从判教来看，净土宗祖师大德是直接把印度的净土思想传承过来了。

《十住毗婆沙论》实际上是解释《华严经》“十地品”的注解，非常注重菩萨修证到阿鞞跋致位的重要性，那怎么获得阿鞞跋致？龙树菩萨概述为两种：一种是靠自力获得，如步行到达目的地；一种是靠佛力，以信心作方便，快速得到阿鞞跋致，就好像乘船，顺风扬帆，乘船则乐。

所以他就把佛法的无量法门分为难行道和易行道。难行道就是要靠自己修戒定慧，破见惑、思惑、尘沙惑，竖出三界，这就像步行到达目的地，很辛苦，是难行道；易行道就是靠信愿这样一个方便，仰赖佛力加持，快速地到达阿鞞跋致，这叫易行道。

这个判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我们看很多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祖师的判教，如五时八教等，都有一个很明晰的或从时间、或从内容的序列来加以判别。但龙树菩萨却从易行道和难行道方面来判。

昙鸾大师对这个判教非常赞叹，而且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就是说难行道在佛灭度后，在五浊恶世就显得更难。

昙鸾大师提出了五点难：第一，外道相善，乱菩萨法。菩萨法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法门，但那些或求天道、或求人天福报的外道的表现形态也是善啊，于是就混淆了菩萨法，把佛出世的本怀、度脱众生的究竟利益给破坏了。第二，声闻自利，障大慈悲。第三，无赖恶人，破他胜德。就是无赖的恶人会去障碍他人修行持戒。第四，颠倒善果，能坏梵行。第五，唯是自力，无他力持。

尤其最后谈到——唯是自力，没有佛力加持——这件事情非常险。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张扬易行道，张扬靠佛力加持到阿鞞跋致的重要性。

昙鸾大师根据净土宗的思想，谈到首先要往生净土，再求阿鞞跋致，而不是在此秽土求阿鞞跋致。所以他又根据时代和众生的根机对龙树菩萨的思想做了些变通。对这样的判教，道绰大师进一步加以诠释，就把它分为圣道门和净土门。

什么叫圣道门？如果我们在娑婆世界凭自己的力量修戒定慧，断惑证真，这叫圣道门。

何谓净土门？就是称念名号，乘阿弥陀佛的大愿往生净土，到净土去悟证无生法忍，得圣果，这就叫净土门。

这样一分呢，道绰大师觉得从时代、

根机以及教法的对应来看，末法众生根机陋劣，对于圣道门难以信解，难以证悟；而净土门，靠他力摄受，这种教法与众生的根机契合，容易修行，容易开悟，容易得到解脱。于是就广引了很多的经典来谈这个问题。

所以就建立了一个观点：现在正是专注修学净土门的时候。

到了善导大师那里，他也是继承了这样的思想。

善导大师的主要思想是在《观经四帖疏》里面，《观经四帖疏》里面谈到，通途教理顿渐各随众生的机宜可以得到利益，但是现在很难，所以要回到净土门。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都是承托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往生净土，这样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从这个判教的脉络来看，中国净土宗祖师已经接续上了古印这些祖师的思想。所以我们在理论思想方面，要注重善导大师的一些著作。

小米，相信你读完这段话，便会对净土宗的判教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

仁之 合十

（七） 西方发愿文

小米:

前段时间刚刚学习了《西方发愿文》，受益良多，在此和你共同分享。

刘遗民居士执笔的《西方发愿文》全称《庐山莲社西方发愿文》，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第一篇向世人宣示决意往生西方世界的净土文章。

刘遗民居士是净宗初祖慧远大师的弟子，之前我们曾经探讨过东林莲社一百二十三位高贤修念佛三昧，共证西方净土的存在，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发愿文》就是刘遗民居士与莲社其他高贤一起在西方三圣像前，誓愿求生净土，一同精进念佛时写下的。

刘遗民名程之，字仲思，为汉楚元王刘交后裔。年少丧父，事母极孝。擅长老子、庄子的学说，不随便混杂于当时的俗世。最初担任政府的参军，当时的王公大臣皆先后引荐他高升其他的官职，刘程之都坚决地推辞。

当时慧远大师居住在庐山的东林寺，修习念佛三昧，刘程之于是前往依止。慧远大师说：“官禄显赫，云何不为呢？”刘程之说：晋朝不可能有磐石般的坚固，有情众生却有累卵的危险，我又何必去做官呢？当时南朝刘宋皇帝刘裕因为刘程之不屈服于官禄，因此称他为“遗民”，以赞扬他高洁的德行。

上课时延续法师特别讲到这篇发愿文是由刘遗民秉承慧远大师意旨而撰写。它也是古印度净土教与中华文化碰撞融合后所结晶的第一篇净宗文献。《发愿文》行文流畅，言简义丰， 从三世善恶因果、人世无常、轮回路险的理念契入，深刻领悟到业力凡夫懈怠放逸的习气深厚，厌离娑婆、欣求极乐之心若有若无，是故启建莲社，展现《无量寿经》等净土经典的义理境界，进而希冀同志诸贤互相勉励，同愿同行，同成净业。

这篇文章意义非凡。不只白纸黑字宣说求生西方净土的心愿， 也亲身实践净土法门，验证往生西方净土的事实，破除了当时许多社会人士对净土一门的疑惑，对净土法门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阿弥陀佛的洪名就在民间流传不息。至今，我们在

> 佛教的根本精神不在法会的超度，重点在度活人。十方三世一切佛所讲的经典，是为活人讲的。超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超越烦恼，度尽烦恼，度尽无明……

生活中也会常听到阿弥陀佛这名号，追溯源头，不可不提慧远大师及刘遗民居士等莲友亲证实修，传承不息的结果。

小米，《西方发愿文》内容意义非凡，虽然其文言文的遣词用字很为高古，以我们的华语基础来说深奥难懂。但初学时可以参考白话文的浅白注释，特别要从文章中“感应道交”四字入手，以此激励鞭策我们增上信愿，切实修行，以信愿来契入弥陀的大愿海。切不可因为文字艰涩而退缩失去良机，错过这篇具有非凡意义的文章。

希望下次我们能一起交流学习《西方发愿文》的体会心得。

仁之 合十

（八） 两次灭佛

小米：

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共遭遇过四次灭佛。据“中国通史”等资料记载：“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灭佛运动，称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

正所谓历史发展道路总是迂回曲折，跌宕起伏，而非平坦的康庄大道。前两次灭佛运动，第一次历时六年，第二次历时五年。这两次法难，当时无数的寺院、经书、佛像、法器等被焚毁破坏，数以万计的僧侣遭到杀戮，或被迫还俗。这两次法难，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幸亏两次灭佛之后， 继任皇帝即刻下诏恢复佛教，使得佛教的发展迅速回归正道。

第一次灭佛的爆发缘于当时佛教与道教之间的论争，不是采取理性的辩论方式，反而是通过激烈的斗争手段，酿成不幸事件的发生。公元438年，在丞相崔浩和天师道寇谦之两人蛊惑下，北魏太武帝开始限制佛教活动，进而皈依道教，立天师道为国教。往后几年里，迫害佛教活动升级，摧毁佛教文物，杀害僧侣。举国上下，风声鹤唳，呜呼哀哉!

灭佛两年后，寇谦之得怪病暴毙；四年后，崔浩触怒太武帝，被诛灭九族；灭佛第六年，太武帝被太监虐杀。这种种事件的发生，使全国上下对因果报应深信不疑。

第二次灭佛，在于周武帝欲以儒术治理天下。建德三年，开始制造舆论禁止佛教，过后下诏禁佛教与道教，经像悉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在原北齐境内推行禁佛之令，当时在北齐的净影慧远大师与周武帝展开辩

论，最终没能说服武帝。禁佛后，北方的寺庙佛像几乎全毁，僧侣多转移往江南。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佛法又再次复兴。

佛教是建立在因果观念的基础之上，所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此二帝王起初信仰佛教，后来一改信道教，另一改信儒术。究竟他们吃何豹子胆而胆敢灭佛？难道他们不知《地藏菩萨本愿经》曰：“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时至今日，此二帝应还在无间地狱受极大苦吧？

宗教之间的纷争，倘若处理不当，便容易被一些人利用，演变成血腥冲突，破坏国家社会和谐，酿成大祸。环顾时下一些区域的动乱与冲突，或多或少都与宗教冲突有关。多元种族的国家，若宗教之间的相处控制不力，便是一颗计时炸弹。但依然有些人不思警醒，不顾历史的教训，不顾因果报应的规律，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为了警醒这些无知无畏之人，我们要牢记历史，弘扬正法，宣传因果，维护安定和平。

宗教信仰，因个人的因缘不同，根器的差距而不同，大家应互相尊重，不要偏激失衡，造成社会动荡，否则便是报应上身。新加坡在这方面一直处理得很好，种族和谐，社会安定，实为幸事。

愿我国国泰平安，人民幸福安康。

仁之 合十

（九） 回归社会

小米：

上次你提出一个问题，说世人眼里的佛教活动，无非就是举办法会，超度亡灵，念经修善祈福等，感觉佛教与现实生活有点脱节，似乎远离了佛陀教化的本义。

以前我也是有类似的想法，以为佛教就是经忏超度，搞些迷信的东西，从而对它产生了排斥感。现在想来，这是多大的一个误解，也看出我当年的无知。不过从另一方面讲，也折射出佛法的弘扬活动不够普及。

日前读过慧律法师的一篇文章，特别针对佛教侧重法会超度的问题来阐述佛教的真正精神，现摘落几个段落，供你参考。

“佛教的根本精神不在法会的超度，重点在度活人。十方三世一切佛所讲的经典，是为活人讲的。超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超

越烦恼，度尽烦恼，度尽无明。所有的经典就是要度活人的贪、嗔、痴，把活人的烦恼度到清凉地；把活人的吝啬度到懂得布施；把活人的瞋恨心度到慈悲；把活人散乱的心度到禅定；把活人的愚痴度到有智慧的地方……”

“什么叫做众生？集众多的烦恼而生叫做众生。度众生，是度你心灵上的众生，度烦恼的心变成清凉的心；度犯戒的心变成持戒清净的心；度愚痴的心变成智慧的心……是度你内心里面的众生，不是度那些死亡的人。”

“佛法的设立是为了活人的解脱、自在；为了转烦恼成菩提；为了转凡成圣。佛法不是每天为死人而忙碌，是为活人现在的解脱打算；为未来的法身慧命打算。对于亡者，我们尽心尽力地给他回向，可是，针对我们活着的人，佛教才能产生意义。”

不知你对这三段文字有何看法？

小米，那天相见，你说：“佛陀的圆满成就，并非只在深山野林中修行，而是到五浊恶世的人间度化众生，这就是佛陀的伟大，佛法的伟大。佛陀弘法四十九年，教化无数众生脱离生死，历经千年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个初愿要大力发扬，应该使佛教与现实生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更贴近众生生活的空间”。

我十分赞同你的看法，世间生活的天地，处处是道场。佛法与生活是紧密联系的，这便是人间佛教的来历。人间佛教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演进而来的，后来又经赵朴初居士等人的发扬，使“人间佛教”成为当代佛教的发展方向。

太虚大师是民国时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看到当时的佛教非常落后，寺庙因为贫穷经常靠做经忏挣收入，拿为死人超度的收入来维持，所以他说佛教那时是为“鬼”和“死人”服务的。也是因为如此，太虚大师提出要用佛教来解决人生问题，佛教要为活人服务，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经过赵朴初居士等人的完善，爱国爱教也成为“人间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社会，星云法师、圣严法师、本地宏船法师等大德在理论和实践上承继、丰富和发展太虚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思想，倡导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积极推进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的事业，致力于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从而在众说纷呈、万心迷沦的当今社会，为佛教开辟出了新的天地。

仁之 合十

（十） 佛教融入中华文化

小米：

两千多年前，释迦世尊在印度创立了佛教。佛教曾对印度的生活和文化有过深远而正面的影响，但却没有在这个国家发扬光大，曾经辉煌至极的佛教如今在印度已经衰落消亡，却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

佛教自汉代正式传入中国，历经两千年历史长河的洗礼，毅然雄立在中国的大地上，与中华文化中的两大思想体系，儒家和道家形成三足鼎立的文化柱石，经过长期的发展、传播和壮大，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

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都有着璀璨的文明，佛教在发源地没有发扬光大，最终却在东土——中国大地扎根，开枝散叶，历久弥新。无可否认，佛教传入中国，在

漫长的历史磨合中，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好多中文词句都来自佛经，如“世界”、“娑婆”、“因果”、“烦恼”、“前因后果”、“缘份”等等，不仅丰富了中文词句，也丰富了中华文化。

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是在两千多年前。经文中的有些文字应用，今日读了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如“法”字大家以为是方法。在《心经》中，“诸法空相”，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方法为何是空相。直到有一天，偶然读到一篇文章，才知道原来“法”是指所有的一切人事物。这是当时“法”字的意义之一。再如“色”、“劫”、“空”等，在经文中常读到，懂得读却不知其真正意义，有些字词即使查了字典，还是似懂非懂。“愿解如来真实意”，着实不易。

释儒道是组成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曾记得一位高僧大德说出个人的想法，其大意是：佛教能在中国扎根繁衍，是因为上天在佛教传入中原大地之前，已派了孔子和老子两位圣人，在中原传播和建立了儒家和道家，为后来佛教的传入打下了基础。学诚法师曾经说过：“佛教和其他宗教教理教义依托于中国文化，才能够不断丰富壮大，加以发展。如果宗教脱离了中国文化，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肯定就不能生存，更不要说发展了。”

正因如此，月前，中国陕西108位僧侣，为了弘扬佛法，为了传承玄奘大师在西天取经的伟大精神，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不畏艰辛，从西安出发，徒步送大藏经，途经老挝、柬埔寨，最终到达目地的一一印度的菩提伽耶。

此次西行，是应全印度比丘僧伽会长达摩维雍长老和印度中华大觉寺方丈日照法师发起，这次僧侣们西行，不是去取经，而是去传法。他们背着大藏经书，送回佛教发源地，其意义深远。在当今繁荣盛世里，中国的佛教文化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此次的佛经西送，是对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淋漓尽致地实践，并将佛陀的大爱之光遍照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南无阿弥陀佛。

仁之 合十　　（却酬）

日挥指墨似行禅
——读一音禅师的指画

◎何华

泾县是宣纸的核心产地，泾县的查济古村挺有名，早些年很多画家在此扎营常驻，故也有“画家村”之称。从查济古村风景区一侧往山上行驶约二十分钟，就到了半山，一音禅师修行的道场一音禅院坐落在此。六年前一音禅师来此“开山”，修建禅院，现在已初具规模。

去年好友刘兄对我说：“下次你回来，我们去查济半山拜见一音禅师，师父的箫吹得特别好，指画更是一绝。”我这个人有“习气”，分别心太重，对文艺僧格外推崇，就想着要去亲近一音禅师。想着想着，这不就来了吗！大年初九，我们一行三人去歙县卖花渔村看梅花，漫山遍野，砌红堆绿，煞是壮观。第二天午后从歙县赶往查济半山，一路上山色空蒙，如行画中，昨天晴方好，今日雨亦奇。下午四点抵达一音禅院，师父慈悲，在楼下等着，领我们上楼喝茶——枣香老普洱。我是一个爱茶的人，这样的好茶也很少喝到，大概有佛力加持吧?

一音禅师剃度于安徽九华山大觉禅寺，受具足戒于广东乳源云门山大觉禅寺，师从当代禅门泰斗净慧老和尚(1933-2013)习禅。一音禅师长得清瘦高古，带着“金石味”，倒不像是活在当下的人。这样一个人却活生生坐在你的对面，难免既惊且喜。好在，师父大开方便法门，叫我们不要拘礼，怎么舒服自在就怎么来。在我们的请求下，一音禅师吹箫二首。师父还有临时编曲、即兴吹箫的本领。无法之法，为最上法，可见禅师音乐造诣之高。他说：吹箫有三境界：初境是一般娱乐，中境可调理心身，上境为佛曲禅乐。箫，对师父而言不仅仅是乐器，也是法器，是他修行的工具，也是他接引众生的方式。

一音禅师俗名宋歌，1969年10月出生在山东枣庄一个书香之家。他少年时代就醉心于

金石篆刻，后来师从中国当代书画篆刻大师韩天衡先生，并得到花鸟画大家张立辰先生、书法篆刻家李刚田先生、黄惇先生等名家指导。1995年研修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2003年研修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写意高研班。禅师的指画极受好评，无论梅、兰、莲，还是黄山图，他都将禅意融入画中，“一指禅画”，已成为他的绘画特色。当初他只是想尝试一下用手指作画的感觉，一试之下，妙不可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现在他已经不想用毛笔画画了，或者说他的手指已经成为毛笔了。世人对指画有偏见的不在少数，他们认为这是“小把戏”。艺术，有各种门径，只要用心，都能得道。俗话说，十指连心，师父其实是用心在画。画里都透着禅理，譬如师父指下的兰花只是寥寥几笔，他解释：“画之道，不难于繁，难于简，至简则通大道。兰之性，柔而韧，幽而香，洁而高。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处闹市，绝烟火而自闲，乃得道之真隐者也。”佛教把莲花看成圣洁之花，以莲喻佛，称佛国为“莲界”，甚至把佛祖释迦牟尼称为“莲花王子”。一音禅师画莲花时的感受是：“挥指已无人，莲花作化身。”出家人指下的莲花到底与众不同，画莲的同时也是修行和禅悟的过程。

禅师对八大、牧溪、石涛十分推崇，常取法八大山人的笔意写花鸟鱼石。也常取法牧溪和尚与石涛上人笔意，以小指濡水墨作山水图——“指上乾坤在，心中万法生。烟云常入画，妙有是真空。”禅师似乎与梅花格外有缘，他笔下的梅花“最得风人深致”。他经常流连半山的梅树边，一朵一枝都成了他的天然画稿。一音禅师颇有感触地写道：“梅花开了，究竟是什么开出来的花？有人说，是春天，也有人说，是梅树……不是春天，也不是梅树，是佛性开出来的花。佛性又是什么？无形，无味，无声，不可名状。譬如手机，如果没有信号，手机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那个不可名状的信号就如同我们的佛性。花开了，见佛否？”

艺术，是人世间的一种游戏方式，喜怒哀乐都呈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让自己陶醉，也可以让别人陶醉。但游戏毕竟是玩的，即使手法再高明，境界再高深，终究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一音禅师说，一个出家人一路修行，终极境界是究竟涅槃，诗、书、画、印、乐，不过是路上的风景，可以借此修行定力，但终究不能了脱生死，所以，艺术行为只是修行路上的一个又一个小小驿站，不是归宿。作为一个僧人，一音禅师在修行上丝毫不敢懈怠，他每天四点起床，敲钟、诵经、唱赞、打坐。师父说，禅净双修比较好，所谓“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他每天披阅大藏经（《龙藏》），持楞严咒，诵《心经》，非常得力受益。

一音禅师精通艺术，是半路出家，他的经历容易让人联想到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是10月13日圆寂，一音禅师的生日恰巧也是10月13日。我们未必硬要去说什么“转世”，但事实上，一音禅师一直以弘一大师为楷模，这就够了。去年10月13日，一音禅师指墨作品个展在798艺术区幸会创品空间开幕，深获好评。选择这个日子开展，当然也是对弘一大师的致敬和礼拜。

六祖坛经的智慧

◎戴文雪

在中国佛教史上，《坛经》是唯一部被称为“经”的中国僧人的言行录。但令人惊叹与不可思议的是，这部经典所记录的法语却是一个不识字的僧人所言。这位大师不是别人，他就是在佛教史上鼎鼎大名的禅宗第六代祖师惠能大师。

惠能是唐朝人，俗家姓卢，1,380年前出生于广东新兴。年幼丧父的他与母亲靠卖柴为生。据《坛经》记载，惠能是听到一位跟他买柴的顾客在诵《金刚经》时豁然开悟的。

我和《坛经》的因缘始於2013年8月，当时参加台湾郑振煌教授在金马伦万佛寺主持的禅修营时接触到这部精妙的佛教经典。由于七天的禅修营纪律森严，学员们在禅修期间禁止外出，平时在禅堂或斋堂也不允许闲谈，每天的日程不是听经，就是打坐。我的内心因此变得十分宁静，专注力也比平时强了许多。郑教授当时就是选了讲这部《坛经》作为禅修营的主题。

过去，曾多次听到学佛的朋友提起这部经典，但总是无缘接触，现在有机缘细读，精彩内涵犹如醍醐灌顶。仅以拙笔，与大家分享个中点滴。

在《坛经》中，当比丘尼无尽藏问六祖：你字尚不识，焉能会义？六祖却很有智慧的回答：诸佛无上甚深的微妙法理跟文字了不相干呀！六祖这番言语对那些迷信文字威力的文人士大夫而言，确实是当头棒喝。文字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而在深奥无边的佛法里，最高层次的真理，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述的。一旦运用语言文字，那已经偏离了真理。因此，当释迦世尊有一次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于是释迦世尊言：“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这是禅门第一公案，但它宣

示的意义非同一般，它告诉我们语言的局限性和真理的无限性。当然，我们也不可执理废事，毕竟佛教三藏浩如烟海，佛菩萨的智慧都是通过这些般若文字来传播的。既然我们没有迦叶尊者和六祖大师的根基，不能当下顿悟，那还是老老实实深入经典，依经典教导修学，“籍教悟宗”、籍教修行为稳妥。

此外，在《坛经》里，六祖也告诉我们，不可执著一切相，无论是好相还是不好相。这一点正和《金刚经》本意相互契合，我们都知道金刚经是以无相与无住为主轴，所以说：“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我们体悟人生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往往是随处生心，随处住心。遇到好境界，即刻生欢喜心，既而贪爱不舍；遇到不好境界，即刻生厌恶心，既而逃避排斥，对生活中的境遇和人事充满分别执着。若能于一切相、一切境界，无分别、无贪著、无厌恶，都以平常心、平等心对待，那将是何其自在、何其幸福的人生啊。

《坛经》中的文字可谓句句是金玉良言，看似简单，但却能够深入浅出地把许多深奥难解的佛理一言道尽。如在“般若品”中，六祖就以精炼的语言说明般若波罗蜜多的真正意义。他说：人人都有佛性，不管是聪明人或是愚蠢的人。我们本来是没有差别的，只因迷悟的不同，而有愚人智人之分。修行者不能只知道口念经文而心中不去修行，这样，他将无法明心见性。因此他说：“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六祖强调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佛性无差别。因此在佛性上，佛与凡夫无二无别，凡夫之所以是凡夫，只因念念迷惑，念念为自己，念念贪著五欲六尘，所以蒙蔽了自己的佛性；佛之所以是佛，是因念念觉悟，念念为众生，念念无我，“度一切众生，而无一众生可得度！”若我们能在生活中时时关注我们的念头，多为利益他人着想，多为求智慧着想，多为求出离三界着想，我们也能渐渐趋近菩提，渐渐显明自己的佛性。

六祖惠能大师生活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他在二十四岁传承五祖衣钵，三十九岁落发受具足戒，后转大法轮，广利众生三十七年，圆寂后有《六组坛经》这部法宝行世。多读《坛经》对于我们看淡名闻利养，看破人世浮沉，看透生老病死大有裨益，愿大家多读《坛经》，早日获得空性智慧。南无阿弥陀佛。

鸡足山朝圣（下）

◎小颜

四周渐暗，夜色笼罩大地。出了山门，下到对面斋堂用餐。每人只需人民币十元(约新币$2)便可任选各色素菜。鸡足山的素食以豆制品和面筋为主要原料，再配上当地特有的冷菌、香菇、竹笋、黑木耳、牛肝菌、松子等土特产，烧制出来的素菜可口之极。

雪白的米饭上铺上一层五颜六色的素菜，尝一口，香辣鲜美，入口极佳。小儿连呼好吃，将一大碗饭吃了个干净。饭毕回到客栈，冬夜室温已低到零下，山顶住宿条件简陋，室内只有四张单人床和一个小床头柜，几间客房共用一个不到两平米的卫生间，水冰冷刺骨，山风从窗缝里直吹进来。

从楼下要瓶热水，对付着洗脸刷牙，一家人穿着厚厚的冬衣各自和衣而卧，漫长的夜晚全靠一个电褥子取暖。

小儿自幼在舒适干净的温室长大，生平第一次经历这些，竟然没有抱怨，只是问：“为什么庙里的师父们要住在又高又冷的地方？这里什么都没有，除了大山还是大山。”

我摸摸他头，答道：“师父们在这里修苦行，是为将来成佛以后度众生。大家都觉得美食美衣、电脑手机游戏是享乐的事情，这些在师父们眼里却都是修行的种种障碍。世上的一切快乐都是虚幻不实的，让人沉迷在里面浪费光阴，醉生梦死。师父们就是看

清这些，所以要远离红尘的种种享乐，到这又高又冷的深山老林修行，在艰苦卓绝的地方磨炼心志。你现在还小，不能理解这些，等长大后终有一天会明白的。”小儿睁大稚嫩的双眼，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古佛青灯，经卷禅堂，看似云淡风轻，无欲无求的逍遥日子，背后却是不为人知的清冷、寂寞和孤独，这一切皆源自信仰的力量和成无上道的决心和坚持。

冷寂的夜晚，星稀月朗，风过林稍，伴着飞檐风铃，不知不觉沉沉睡去。五更鸡鸣，一觉醒来，窗外依然一片漆黑。外面渐渐响起脚步声，那是夜宿山顶的香客去金顶等待观日出。

打着冷颤下楼，一夜山风，外面的小路和台阶上已结了一层薄冰，走上去直打滑，来到金顶，已有不少虔诚的香客在此等候了。

万籁俱寂，一轮圆月挂在天空，清冷地凝望着大地。

天渐破晓，朦胧中，群山如同罩上一层淡白轻纱，如梦如幻。渐渐地，东方现出一线青白，天际徐徐展开一张蔚蓝色的大幕，一轮红日缓慢而庄重地自厚厚的云层里升起。

初时只是一个红球，待浮出云海时，突地迸出万道金光。光芒四射，唤醒天地万物，峰壑松石，在彩色的云海中时隐时现，五彩纷披，瞬息万变，天柱峰上的金顶寺在日月同辉的映照下，幻成一片耀眼的金色。

跋山涉水，千里追寻，只为此刻。

峰顶众人皆被这奇景震撼，激动不已。突地一阵山风吹来，登时云开雾散，远处的苍山洱海隐隐现出。难怪几百年前，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登临天柱峰绝顶时，东观日出，西望苍洱，南睹祥云，北眺玉龙，目睹此景时，不禁惊呼：“东日、西海、南云、北雪、四之中，海内得其一，已为奇绝，而天柱峰一顶一萃天下之四观，此不特首鸡足山，实首海内矣！”

观完日出，在斋堂用过早餐，一路下山，直向华首门而去。中间经过观音殿时，遇到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面色红润，目光清澈，全身上下透着祥和之气，令人一见便心生亲近。

近前问起方知老者已是87岁高龄，在观音殿做了几十年的义工了。老人家笑呵呵地说：“鸡足山是圣山灵地，能到此地礼佛，是你们宿世有善根啊!”

我羡慕道：“您老人家长居此地，才是福报大呢！”

老人家跟我们告别后，提出两大桶水，步履轻快，精神抖擞地踏着石阶直向上殿走去。从背影望去，健硕如小伙子一般，再看看自己爬几十米山路就腰酸腿疼，不由得又惭愧又羡慕。

穿过殿堂，转到一条山路上，行不多远，便是袈裟石。袈裟石位于鸡足山天柱峰铜瓦殿的上方。这块石头的形状很特别，凹凸的面孔上布满了浅色的条纹，远近观看都像一件披晒着的袈裟。传说这是迦叶尊者入定前晒衣之处，后人便称其为袈裟石或晒衣石。

在袈裟石遇到了两位来自西藏的喇嘛。他们著绛色红袍，右肩袒露，毫无冷意，诵经礼拜后，便开始在袈裟石旁的树上挂起一条条五色幡。一直走出很远，依然可见苍山绿林，五色彩幡轻扬，色彩艳丽，意境悠远。

沿山路向上走一段路，就到了闻名海内外的华首门。华首门位于鸡足山天柱主峰西

南，上承金顶，直摩苍穹，向下俯瞰，幽谷深涧，云雾缥缈，深不见底。华首门高40米，宽20米，中间有一道垂直下裂的石缝，把石壁分为两扇，“门”的中缝悬挂着距离大致相等的石头，这就是“石锁”，檐口、门楣清晰可辨，宛若一道石门镶嵌在崖壁之上。

这里有鸡足八景中的“华首晴雷。”夏秋之际，华首门前，远近山谷雷雨大作，此处因高出云表，依然丽日当空，殷殷雷声，闪闪电光，在这里碰撞回音返射之后，声震寰宇，空谷留声，动地撼天，久久不绝。

华首门周围的植物俱有灵气，天下佛教名山大刹的僧人到华首门朝拜后，会在华首门周围选一颗小树制成禅杖带回寺中，视为“镇”寺法器。

华首门是迦叶尊者入定之处。昔年释迦牟尼佛涅磐后，迦叶尊者遵其遗愿，带着金缕袈裟，携舍利佛牙，来到了鸡足山。叩开了从未开过的华首门，守衣入定其中，等待弥勒佛降生。所以华首门在整个鸡足山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佛教界称其为“中华第一门”。

传说虔诚的佛教信徒，只要对华首门跪拜七次，就会免除七世轮回之苦，七世为人。更神的是，拜完华首门后，贴耳聆听，门内会传来隐隐约约的木鱼声和诵经声。如果是宗门泰斗，门内还会传出钟声轰鸣。

当年虚云老和尚来到鸡足山华首门，三叩首后，听见门内有钟声响起，遂立志重整鸡足山道场。入住迎祥寺之后，虚云老和尚一改鸡足山子孙和尚之陋习，穿僧衣，开讲堂，当年来求戒皈依的就有千人之众。老和尚发愿要扩建寺院，创立十方丛林，开禅接众，恢复迦叶道场。于是亲自到腾冲、泰国等地募化功德，敛积建筑资金，在迎祥

寺的旧址，建成祝圣寺。后进京请领《龙藏》。光绪帝赐赠钵盂山迎禅寺为“护国祝圣寺”。自此，祝圣寺便成为鸡山佛教十方丛林的大刹，也是鸡足山保存最好的寺庙。

在华首门前顶礼祈祷，回向完毕，刚站起身，两位红衣喇嘛的身影从眼前飘过，正是方才在袈裟石遇到的那两位师父。两人礼拜之后，便在华首门前的大石地上盘膝而坐，双手结印，大声用梵语诵起经文来。

风劲而冷，吹得绛红僧袍飒飒而响，蓝色苍穹之下，两个虔诚的身影蔚然不动，那是真诚信仰流露出的坚定。

遇见，只在一瞬，心中，留存恒远。

华首门的正下方是放光寺，放光寺近年来倡导修行般若三昧念佛法门，闻名海内外。净业法门的修行人都知道修般舟三昧之

难，这个法门要求修行者九十个日夜不停地精进经行念佛，忆佛念佛，相续不断，最终达到念佛三昧的境界。

《般舟三昧经》对此法门有着详细的讲解，修般舟三昧所获利益之大，如佛陀在经中所说："佛告颰陀和，持是行法便得三昧，现在诸佛悉在前立。"

《楞严经》卷五"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中，大势至菩萨分享了其修习念佛法门的体会："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因般若三昧难以修持，是以放眼天下，真正行般舟的道场寥寥无已，而放光寺就是一个行般舟的殊胜道场。放光寺历史悠久，据《鸡足山志》载："放光寺，在琼楼山下，倚壁参天，面山横案，适当鸡足山之胸臆"。"枕崇岗而列屏障，襟抱比密，风气翕藏，至其地者，则见诸刹皆在山之肩背，而放光独当胸臆之穴，为可嘉也"。"且闻嘉靖间，有僧栖华首石门三载，尝于定中由石门入，见殿宇绀碧，沙门众多，傍匾联偶皆金，历历记忆，虽世间老于文学者所不及，谓非佛祖灵地可乎?

放光寺，嘉靖丙午，由僧圆惺同李元阳创建。万历年间曾奉御赐藏经于藏经阁，后有倾颓，崇祯、康熙年间两次重修。《鸡足山志》说："圆惺，放光寺开山僧也，陕西甘州人，年十六出家伏牛山，后历峨眉、五台，遍参知识，于嘉靖间至鸡足山，见华首门胜迹，誓建寺于下，李中溪游山相遇，遂

为兴创焉”。李元阳记述说：“嘉靖丙午，余与婿吴阶州懋来游，从大顶下瞰见之。因谋于山僧圆惺，以田金与之，阅十年乃落成”。“石门之下（放光寺），时见光瑞，或圆相，或摄身，与五台峨眉大都相似，余（与僧圆惺）即于其地建创精蓝，因字之曰放光焉”。

华首放光寺处于鸡足山山窝中央之地，从正面山脚下仰观，整座山峦呈一座佛之殊胜形状，放光寺所处位置，恰为坐佛之心窝处，放光寺正上方，恰是大迦叶尊者守衣入定之华首门，是以寺里僧众早晚课都要向此门朝拜。

华首放光寺始建于明朝，历经数百年于清代末期渐至荒废，成杂草丛生之地。一九九七年慈法法师、慈圣法师等五位僧人来到鸡足山于放光寺旧址披荆斩棘，结棚安僧，今已数载，其间大众精进修行，岁岁结夏安居，修行正法，慕此道场而来之参学者甚多。

近年来，放光寺除了各种修行法事活动之外，经常同东南亚南传的一些寺庙举办短期出家活动，不少大马、泰国的居士都前来放光寺短期修行。放光寺以念阿弥陀佛名号为主，设有三间般舟道，一切吃住皆免费。附近还有一个下院恒阳庵，是一个女众道场，主要接待女众念佛修行。

鸡足山历来是一座开放的佛教名山，接纳四海的僧俗大众。除了各大寺庙的僧众之外，还有许多在此地修苦行的僧尼。清初重修的《鸡足山志》曾记载：“鸡足山有三十六大寺，七十二庵，千余庵所静室，住山僧众达五千余人”。这里所指的‘千余庵所静室’说的就是茅棚，大大小小的茅棚和清修的僧人们成为鸡足山重要的人文景观。”

自古以来，鸡足山就盛行大迦叶尊者畅行的头陀家风，千百年来，鸡足山有很多山僧隐士修苦行。他们衣衫褴褛，却心怀无价珍宝。是迦叶尊者头陀行家风的承载者，是佛教正法的住持者。

这些隐修者或在山林搭一茅棚，或寻一山崖石洞，每日打坐修行。他们要忍常人难耐之寂寞，其生活之清苦难以想象。鸡足山有名的山僧见宽法师，来自宝岛台湾，曾在新加坡和朋友创办了一家IT公司，担当常务执行董事，占有五分之一的股份。那时的他开跑车，住别墅，风光无限，因住处离光明山颇近，他经常去光明山普觉寺吃早饭，就这样认识了宏船法师。宏船法师很喜欢他，经常给他开示佛

法。有一天，宏船法师对他说：“你的前世在印度，你是出家人的命。”

于是他便去印度寻找自己的前世因缘。在恒河边打坐入定中，他见到前世的自己是印度一个小国的王子，在血腥的宫廷政变中，他谋害过别人，后来也被人杀害。在恒河边睁开眼的那一刻，他决定出家，了却前世的业缘。多年后，他总想起顺治皇帝在《出家偈》中的那句话——“皇袍换得紫袈裟，只因当年一念差。”。从狮城回来后，便在惟觉长老门下剃度出家，成为见宽和尚。

见宽法师抛却身家财富、名闻利养，穿越海峡，不远万里来到鸡足山住山修行。世人眼中的他形若癫狂，长发披散，一蓬脏须，不修边幅。即使在寒冬腊月，也一身破烂单衣，一双塑料拖鞋，常年不洗澡、不换衣，散发异味，行人见而远之。见宽法师力摒一切名声、权势、道场、信众，长居深山苦修，便是不负这身袈裟和慧命，不空过此生。

正是

红尘浊世，难得心安。
求无上道，走入深山。
粗茶淡饭，苍鹰为伴。
秋雨湿衣，冬忍刺寒。
水冷石枯，百千磨难，
心系众生，出离尘间，
誓愿苦修，迦叶垂怜。
精进三昧，驻鸡足山。

鸡足山一行朝圣，所见所闻，令弟子心生惭愧，心生忏悔，心生仰慕、心生喜乐。谨在此至诚顶礼三宝，祈愿鸡足山的所有僧众隐士，皆得迦叶尊者加持，传承正法，光耀佛门，利益一切有情。

我想念我自己

◎莎崙

《我想念我自己》是一本医学人文小说，作者莉莎·洁诺娃(Lisa Genova)，是一位任职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神经学科博士， 专门研究忧郁症、帕金森氏症、药瘾、中风引发的记忆丧失等问题。作者凭藉着她专业的医学知识以及同失智症患者相处的丰富经验，在这本书中真实地描述了一位患有早发性阿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丧失心智的过程。小说以日记的形式，从一个病症患者的角度去记述整个事件，详细描述了患者的认知功能逐渐丧失后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想念我自己》的故事并不复杂，小说的主人公爱丽丝是哈佛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研究方向是人类的认知与语言功能。她聪明美丽，学识丰富，是专业领域中的翘楚。她同样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同为哈佛教授，研究癌症的分子机制，三个儿女已经长大成人，50岁的爱丽丝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正当她站在事业的巅峰，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时，突如其来的一系列变化打破了她的生活。

爱丽丝发现自己开始变得健忘，时常失去方向感，记错航班的时间，在讲台上作演讲时，一向信手拈来，挥洒自如的她会突然忘记那些熟悉的专业名词和术语，脑海中一片空白。渐渐地，她需要重复阅读才能理解一句话的意思。初时她认为这些不过是工作压力过大或者更年期到来而造成的，直到有一天，爱丽丝在每天必经的路上彻底迷失，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她才意识到不对而去求助于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她患上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

这个消息如同晴空霹雳，将爱丽丝的生活击成了碎片。她的病情急速恶化，失去的记忆越来越多。她忘记给学生上

《我想念我自己》
作者：莉莎·洁诺娃
译者：穆卓芸
出版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7/01

课的时间，忘记上课要讲的内容，即使准时到达教室，她却忘了自己是授课老师，而是和学生坐在一起等待老师来上课。 就这样，她失去了工作，无法凭借记忆控制自己的生活，日常中那些易如反掌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家里她会时常找不到洗手间的位置而便溺。原本再熟悉不过的人与事，也越来越陌生，对家人的记忆也逐步消失。

一向坚强不服输的爱丽丝试图对抗越来越严重的疾病，她每天强迫自己记下一些单词，但这一切却无济于事，根本无法阻止失去的记忆。遗忘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将属于她的所有都席卷一空。对生活能力的丧失让爱丽丝感到悲伤、愤怒、挫折、恐慌，她知道自己不再和以前一样了，整个人生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噩梦却无力回天。在疾病面前，爱丽丝挣扎的身影是如此渺小和柔弱，她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一生累积的知识和经验，一生拥有的所有记忆，到头来竟要全部遗忘！所以爱丽丝说：“我想念我自己。”

爱丽丝的遭遇令人唏嘘，感慨之余不禁令人产生一个联想，在诸佛菩萨眼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是不是也都是一个失去灵性的失忆者呢?

失去记忆的爱丽丝想念的是她世间的种种一切，事业、名利、家庭、亲情，却没有明白生命的真正本质和意义。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也像爱丽丝一样，穷尽一生，或为衣食奔波，或为事业忙碌，或为子女打拼，到头来不也都会如梦幻泡影般消失无迹吗? 即使我们没有得失忆症、痴呆症，当生命终结的那一刻，我们拥有的一切也将不复存在于生命的记忆之中。既然如此，那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个关于生与死的永恒疑问，关于生命的真相，关于人生的意义，昔年佛陀早已给了我们答案。

释迦牟尼佛当年于菩提树下睹星悟道，三叹奇哉: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这个智慧德相，就是万德万能的佛性。佛性就是自性，是我们心中本来就有、本身具足的光明性智，是我们的精神本体。这种本性具足万德万能，具足无限的智慧、力量与解脱。它灵明洞彻，湛寂常恒。洞彻意谓没有障碍，没有空间的局限；湛寂则是清净无染的灵明不寐，超越过去现在和未来。

生命中的这种清净本然的体性原本就深植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却浑身不觉，将它彻底遗忘。即使生命中有幸遇到大善知识相告，我们仍然不肯相信自己拥有这种自性。我们忽视它、摒弃它、远离它，错认虚妄的外境为实体， 被困在桎梏的世界里不停地流转，以至多生多劫轮转不休。

我们以妄念执迷于五欲六尘，造下种种轮回的恶业。诸佛菩萨悲悯我们的昏昧，开设种种法门开示我们，指引我们，令我们从梦中觉醒。告诉我们不管生命如何流转，这个佛性却是恒久不变，一直蕴藏于每一个众生的心中。

要如何唤醒我们心中的自性，了解我们本身具足的佛性，让我们从一个失智者变成觉醒者呢?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清楚地指引了一个方向，那里有一个清净庄严的净

土，只有我们回归到这里，才能真正找回我们的初心，那片净土就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

法藏菩萨于世自在王如来住世之时，以清净的大悲愿力和大功德力，经过无量阿僧祇劫修因成就了清净圆满的西方极乐世界，成为了阿弥陀佛。“阿”的意思是“无”，“弥陀”的意思是“量”。这无量包含了两个内涵：一是无量寿，一是无量光。无量寿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寂定功能，是自性寂，只要契入这无量寿的体性，就能从体起用，就会有光明。无量光是我们自性照，寂中有照，照中有寂，寂照不二，寂照一如，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

如何才能去往这片净土，到达极乐世界呢？最快捷、最简单、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持念佛号，与佛感应道交，蒙佛接引，当生到达极乐。

无量光寿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性德本觉。四明知礼尊者在《妙宗钞》里面指出了“托彼名号，显我自性”，是借托名号的功德力来彰显我们的自性。持念佛名，以一句阿弥陀佛名号，系在心头，止息妄念，净化心意，让心境恬静和平，住于安乐自在之中，就是自性显露出佛性的德能。没有名号，我们的自性就彰显不出来；没有自性，名号也没有依托，两者是依存关系，缺一不可。

我们众生就如同爱丽丝一样，失去了记忆，迷失了本性，忘记了自己，徒有肉体，失去了意识。当一个人身体衰落的时候，至亲都会远离而去。人在面临疾病之时那种无助感，就像是一只被命运的牢笼关住的病鸟，无能为力，束手待毙。而这个时候真正能够拯救你的唯有“阿弥陀佛”这句圣号。

“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将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名号，是依据着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来施设的，让我们借助已经成就果地上的无量光寿的德能名号，显发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

让我们时时称诵这句圣号，通过清净的弥陀名号唤醒我们遗忘已久、沉睡已久、蒙蔽已久的自性，让我们的衣里明珠早放光芒，藉此改变命运，挣脱轮回的桎梏，当生往生西方，享受逍遥永乐。

菩提只向心觅
让我们修好心中的道场

◎文：传喜

2017年3月，笔者曾有缘随师父及众师兄从新加坡出发，赴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浙江普陀山礼佛。

普陀山的全称是普陀洛迦山，音译自梵文 Potalaka，又译补怛落迦，相传是观世音菩萨的居住地。经文中所指的普陀洛迦山是在现在的南印度。中国的普陀山、西藏布达拉宫则因此而得名。

浙江舟山的普陀山与洛迦山是两座山，隔海相望。著名的普济寺、法雨寺、不肯去观音院等位于普陀山上。

相传早在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就有佛教徒在普陀山发现观世音菩萨现身。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有天竺梵僧来普陀山传教，在朝谒潮音洞时，又见到观音菩萨现身。

目前在介绍普陀山时，大都引用日本

高僧慧锷请观世音菩萨像回日本供奉不能成行的故事。传说当年慧锷在五台山礼佛时见到一尊观世音菩萨像，非常喜欢，想带回日本供奉。当他所乘的船行驶到普陀山附近的莲花洋时，突然狂风大作，天地昏暗。慧锷只能把船靠上普陀山码头。谁知，船一靠码头，天色马上放晴，海上风平浪静。慧锷见此又命开船，想不到天气再次变坏，洋面上还涌动起莲花状的大浪。船一动也不能动。一连三次都是如此。慧锷见此情形，面向日本方向祷告：菩萨不肯去日本就留在此处吧！于是，慧锷经潮音洞登上普陀山，留下佛像让当地居民张氏供奉，并把这尊佛像命名为不肯去观音。后来在张氏宅址上建起了”不肯去观音院”。

据佛教文献记载，观世音菩萨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成佛，过去的佛号是正法明如来。因心挂众生、倒驾慈航，以菩萨形象重入世间，教化救苦众生。观音菩萨又被称为观自在菩萨，有三十二常应化身。除了表达救苦救难的大慈悲心，更是表达智慧，用大智慧度一切众生苦厄而得自在。

在普陀山，我们遇到许多信众、香客。有由丈夫、孩子陪着站在寺庙前的雨中唱颂的，有成群结队大声念佛洪名、许愿的，也有背着香袋到处上香、添灯油的。遇到一些导游在向信众介绍某位菩萨是保佑正财的、某位菩萨是保佑官运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介绍，大多为迎合世俗的心态，却有违佛法之本意。普陀山的另一个特色是海鲜店特别多，许多人一边求佛菩萨加持自己家小平安、升官发财，一边痛快地吃着生猛海鲜，把佛菩萨的慈悲心及众生平等之心完全放到了一边。

而在这之前，笔者拜访广州光孝寺时，也曾遇到一位女信徒，独自一人坐在观音菩萨像前，唠唠叨叨诉说着让菩萨保佑、让某人赔她一百万的事。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杨绛先生语）。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与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寺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沉淀心情、疏解压力的场所。

其实，人要从烦恼与痛苦中解脱出来，最根本的途径，是认识自己的本心、彻悟自己的本性。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道场。我们学佛、礼佛，不是简单地学一门理论，也不仅仅是为了行善积福，更不是单纯地为了打坐练功。学习法理、参拜寺庙、行善、禅修等等，都只是手段、是过程。我们要修的，是自己心中的道场，是要学习对待生活的态度。

“一念贪欲心起，即落在地狱法界；

一念平等心起，即落在佛法界”（智者大师）。我们要做的，是学会放下自我，放弃贪欲，放下对名和利的追逐；要培养自己的同理心、众生平等之心。为官者，常想着利益众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贪官庸官自然就少了；平民百姓，凡事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成就功德，欺诈、碰瓷、假冒伪劣就少了，社会也就和谐了。作为三宝弟子，当我们到道场做义工时，能够放下身段、服从大局；有能发挥我们自身特长的工作自然是好，暂时没有就一切听从分配，做别人的下手，贡献一份力量，也一样会开开心心、法喜充满。这样，纠纷、烦恼就少了，道场就更加庄严、清净，活动自然也就更加圆满了。

净土离我们有多远？常行众善，念念清净，净土即在眼前；反之，自私贪著，念念染污，自然秽土现前。慧能大师说，“先除十恶，便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

借用《六祖坛经》中的一首偈颂：

日用常行饶益　　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　　何劳向外求玄

人人修好心中的道场，极乐世界，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中国净土宗三祖
承远大师传

出家法名 ： 释承远 (大师)
地位 ： 净土宗三祖
俗名 ： 谢 (姓)
出生地 ： 汉州 (今四川绵竹县)
出生年 ： 712
往生年 ： 802
作品 ： 无

承远大师生于712年， 俗姓谢，汉州(今四川锦竹县)人。大师宿根善利且天资聪颖超乎常人。自幼接受儒家礼乐、诗书的教育，但视为枷锁。闻听佛法后，却生大欢喜，思想境界因之改观。

大师意识到佛教的义理诚可释解迷困。因是神动而意往，决意寻师访道求学佛法。遂告别父母，入寺做杂务兼学佛。于是踏上了修道弘法的征程。

蒙处寂禅师(648-734年)赏识，大师从其参禅。在处寂禅师门下一年多，大师即能‘旁窥奥旨，密悟真乘’，但此时他仍未出家。

后四处参学，大师在荆州玉泉寺依惠真禅师剃度出家。南岳通相大师座下受具足戒，更于其学经律。后闻慈愍三藏至广州弘化，遂冲破重重障碍，前往广州求法。

慈愍三藏见大师至诚恳切学道，颖悟超常。但慈愍三藏认为教示不可独然独善，应依《无量寿经》修念佛三昧，以救济群生。

大师受教，从此专修净土。

30岁时(742年)大师于衡山西南建立茅屋，号弥陀台，置阿弥陀佛像及《无量寿经》。精苦修道，有人供养食物则吃，无人供养则食野果花草。衣不求好，唯御寒遮体而已。大师万缘放下，精进念佛，得念佛三昧，常感圣境现前。

大师教化众生，善立中道，随机设教。为了使众生早证道果，大师殷殷开示念佛法门，并将经教法语，弥陀名号，书写在大街小巷，镌刻在山岩溪谷。苦口婆心地劝勉众生念佛求生净土。

随着学佛、念佛者日渐增多。许多善信见大师居处破旧，粗衣敝食。皆负布帛，斩木垒石，搭棚居住，并发心营造殿宇。大师既不拒绝，也不营求。殿宇盖成，遂名为“弥陀寺”。

当时，法照大师在庐山，一日入定，往极乐世界，见一褴褛僧人侍立在佛侧，询知是南岳的承远大师。出定后，法照大师即往衡山面谒，悲喜流涕而继承了大师的净土教导。

唐代宗皇帝奉法照大师为国师，闻法照大师言其师有至德，便也推尊承远大师，顶礼有加，赐大师所住持的寺庙为般舟道场。

大师驻锡南岳六十年间，不出山门，宏传净土。大师一生专注念佛实践，不图著作。未见大师有何著作传世，故大师净土思想亦无从考究。然从大师修道经历来看，似服膺慈愍三藏的教旨，坚持戒行，专修般舟三昧。以此自利利他，成就一代祖师的特有风范。

91岁时(802年)，七月十九日，大师自知世缘将尽。乃于寺内顾命弟子，申明教诫已，打扫居室，结跏趺坐，恬然面西寂化。大师用毕生精力，通过自身修持，证实念佛往生净土之真实不虚。并以常人难以企及的苦修实证来摄受广大众生，同修净土，共赴莲池。此在净宗史上之影响是极为深远，大师也被后人尊为净土宗第三代祖师。

Biography Of The Third Patriarch Of The Chinese Pure Land Tradition Great Master CHENGYUAN

Monastic Dharma Name	:	**Shi Chengyuan (Great Master)**
Status	:	**Third Patriarch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School)**
Family Name	:	**Xie (Surname)**
Place Of Birth	:	**Hanzhou (Present day Mianzhu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Year Of Birth	:	**712 C.E.**
Year Of Rebirth	:	**802 C.E.**
Works	:	**None**

Great Master Chengyuan was born in 712 C.E, to a Xie family in Hanzhou (now Mianzhu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As he had good and sharp spiritual roots from his past lives, he possessed innate talents and was highly intelligent. When young, although he received Confucian education on rites, music and the Book Of Songs (Classic On Poetry), he saw them to be restrictive. Instead, after hearing the Buddha's teachings, he gave rose to great rejoice, resulting in change of his ideology.

The Great Master realised that with sincere learning of the Buddhist doctrine, it can explain and resolve all problems and troubles. As such, he became motivated to go forth, with his determined decision to seek teachers to learn the Buddhist teachings. Following farewell to his parents, he entered a monastery to do miscellaneous work while learning the Buddha's teachings. He thus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cultivating and propagating the Dharma.

Receiving Chan Master Chuji's (648—734 C.E) appreciation, from him, the Great Master learnt Chan practice. After more than a year of his guidance, Great Master was able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profound purpose, by intimate awakening to the true vehicle'. Nevertheless, at that time, he had yet renounced the household life.

After that, Great Master travelled around to learn. At Jingzhou's Yuquan Monastery, the Great Master renounced the household life through Chan Master Huizhen. He received the full monastic precepts through Nanyue's Great Master Tongxiang, with whom he learned the sutras and precepts. Later, after knowing Tripitaka Master Cimin had reached Guangzhou to propagate the Dharma, he thereupon overcame one obstacle after another, to seek the Dharma through him.

Tripitaka Master Cimin saw that the Great Master was utmost sincere and earnest in

learning the Dharma, and was also extraordinarily intelligent. However, Tripitaka Master Cimin believed that teaching should not solely be for own one's good. There should be reliance on the Sutra On Immeasurable Life to cultivate Samadhi From Mindfulness Of Buddha, for saving and helping all sentient beings. Ever since the teaching was received, the Great Master focused on cultivation of the Pure Land path.

At the age of 30 (742 C.E.), Great Master built a hut at Southwest Hengshan, naming it Amitabha Terrace, in which he then placed an Amitabha Buddha statue and the Sutra Of Immeasurable Life. Striving diligently to cultivate the path, he ate offered food, and if no one offered any, he would eat wild fruits, flowers and plants. He did not seek fine clothing, and only wore clothes to cover his body from the cold. He was able to let go of the ten thousand worldly conditions, to diligently practise mindfulness of Buddha, and attain Samadhi From Mindfulness Of Buddha, often connecting to see the holy environment of Amitabha Buddha's Pure Land before his eyes.

Great Master taught and transformed people to be well established on the Middle Path. For enabling them to swiftly realise the fruit of the path to Buddhahood, he ardently preached the Dharma Door of Mindfulness of Buddha. He also wrote sutra quotes, Dharma sayings and Amitabha Buddha's name on the walls of big streets and small lanes, carving them on mountains, cliffs and valleys. He gave earnest and well-meaning advice, to encourage many to seek rebirth in Pure Land.

Those who accordingly learnt the Dharma to practise mindfulness of Buddha gradually increased to be many. Many devotees saw that the dwelling place of Great Master was old and shabby, his clothes to be coarse, and that he ate poor food. Aspiring to construct a hall, they took upon themselves to offer cloth and cotton, cut wood, pile rocks, and set up tents to stay. The Great Master neither rejected nor sought these to be done. When the hall was completed, it was thereupon named Amitabha Monastery.

At that time, Great Master Fazhao (later known as the Fourth Patriarch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was at Mount Lu. One day, while in samadhi, he arrived at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and saw a monk in tattered robes, standing by the Buddha. Upon enquiry, he knew him to be Nanyue's Great Master Chengyuan. After exiting from samadhi, Great Master Fazhao immediately went to Mount Heng to meet Great Master Chengyuan. With joyful tears, he inherited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from him.

When Emperor Daizong decreed Great Master Fazhao as the State Preceptor (Nation's Spiritual Advisor), and having heard him speak of Great Master Chengyuan's utmost virtues, he also felt great reverence for him, thus conferring the name Pratyutpanna Bodhimanda (Practice Centre) to the monastery that the Great Master was staying in.

The Great Master resided at Nanyue for 60 years, and never exited the monastery's mountain gate. Yet, he was able to propagate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far and wide. The Great Master devoted his entire life to practising mindfulness of Buddha, and did not attempt to create any written works. Since no works have been handed down, there is no way to study his Pure Land ideology. However, from what known of his experience of cultivating the path, it seems that he bore in mind Tripitaka Master Cimin's teachings, of strictly upholding practice of the precepts, with focus on cultivation of Pratyutpanna Samadhi. With these benefiting one and all, being a distinctive role model, he was accomplished as a great Patriarch of his generation.

At the age of 91 (802 C.E.), on the 19th day of the 7th lunar month, the Great Master knew that his affinity with the world was coming to an end. He thus gathered all his disciples in the monastery to formally instruct them. With his room cleaned, sitting in the lotus posture and facing West, he peacefully departed for Pure Land. The Great Master, with his lifelong efforts of self-cultivation, proved that mindfulness of Buddha could lead to rebirth in Pure Land. Furthermore, with exemplary ascetic practice, which most ordinary people would find difficult to strive towards, he was able to receive and inspire the masses, to practise and reach Pure Land together. As these contrib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have extremely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e Great Master is honoured by later generations as the Third Patriarch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Who Should We Learn The Dharma From?

Q How should we learn the Buddha's actual teachings?

A The answer is as summarised in this verse, with the following explanations:

依本师所说，

依祖师所解，

依佛言祖语，

依法不依人。

Rely on what our fundamental teacher Sakyamuni Buddha taught.

Rely on what the [Pure Land] Patriarchs accordingly explained.

Rely on the Buddha's words and the [13] Patriarchs' teachings.

Rely on the Dharma taught and not rely on the persons teaching.

(Although this article uses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as an example, its principles apply to all Buddhist traditions.) 'Who should we learn the Dharma from?' Of course, the best teachers are the Buddhas themselves, since they have realised the Dharma perfectly, and are perfectly capable of teaching it. Thus, we should always 'rely on what our fundamental teacher Sakyamuni Buddha taught.' With no Buddha in our defiled world now, this is why we aspire to reach a Pure Land, the easiest of which to enter being the one created by Amituofo (Amitabha Buddha). It is an ideal Dharma school with him, a Buddha as our main teacher, who guarantees our swiftest progress towards Buddhahood.

Thus, in the meantime, we should properly learn to practise how to reach Pure Land. Yet, this still begs the same question of 'Who should we learn the Dharma from [now]?' Next in line, which are still present in our world, that represents the Buddhas' teachings, as taught by our historical teacher Sakyamuni Buddha, are the Pure Land sutras (scriptures). Idealistically, since they are words of the Buddha, they ought to be sufficient as our guide. Realis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ough, the Buddha's words might seem too profound for the average person in our era to easily and fully digest.

This is where the Pure Land Patriarchs come in to help us interpret the Buddha's teachings as they are meant to be understood. From as early as the year 401 (which was the era of the Chinese Pure Land Tradition's 1st Patriarch Great Master Huiyuan [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 when he set up the first formal Pure Land practice fellowship), to as recent as the year 1940 (which was when the 13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Yinguang [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 departed for Pure Land), 13 Patriarchs arose. With each one's efforts building upon the previous, the influence of their teachings still perpetuate in our era.

Being steady 'relay' torchbearers of truth, who did their complete 'laps' of practice, each Patriarch received his honorific title posthumously from the Buddhist community, only after a lifetime of excellent practice and propagation of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Of course, they all manifested clear auspicious signs of reaching Pure Land too. Being the great masters that they are, they clearly relied on what Sakyamuni Buddha taught, which is why we can 'rely on what the [Pure Land] Patriarchs accordingly explained' of the sutras through their commentaries (sastras). Thus do they form a qualified lineage connected to the Buddha.

When confused on the meaning of the Dharma encountered anywhere, we should always 'rely on the Buddha's words AND the [13] Patriarchs' teachings' in unison – to fact-check accuracy of that learnt with mindful analysis. The duo together form the time-tested benchmark for the genuine Pure Land Dharma with all its nuances. With the above understood properly, we should also understand why we must 'rely on the Dharma taught and not rely on the

persons teaching.' 'Persons' here refer to non-Buddhas and non-Patriarchs, who are mostly unenlightened, and are thus lesser teachers.

The 'persons' above also refer to those whose charismatic personalities we are attached to – to the extent that we believe what we hear from them blindly, forgetting to rely on the Dharma taught by the Buddhas, as explained by the Patriarchs. Any 'teacher' who goes against the above teaching of relying on the Dharma as taught; who expresses the 'Dharma' with skewed personal preferences, that go against long-proven teachings, is not a true teacher who 'improvises', but a false 'teacher' who confuses. While teaching methods can vary, the essence of that taught should never stray.

False 'teachers' teach superficially (instead of in depth), selectively (instead of completely), differently (instead of consistently, with the Buddhas' and Patriarchs' teachings)… and thus inaccurately. This is to appear 'special' due to deluded egotism, which also deludes their students. They can even quote as if 'extensively' to offer listeners confidence. However, upon closer research, that taught is often quoted inappropriately and interpreted wrongly (断章取义). While some cases are accidents, some are deliberate and recurrent, as known by lack of repentance even when mistakes are clearly pointed out.

False 'teachers' thus slander the Triple Gem by misrepresenting the Buddhas, their Dharma and great Sangha masters' teachings. Some even 'pit' one Patriarch's teachings against other Patriarchs' by taking and comparing them out of context, which distorts their true intentions. They present one Patriarch's 'teachings' to be 'pristine' while suggesting the other Patriarchs' are not, that not following the 'chosen one' is to be impure. Effectively stripping many Patriarchs of their well-deserved titles, these false 'teachers' ignore how all [13] Patriarchs' teachings are harmonious despite varying approaches as skilfil means to reach out to more in their eras. Such schism-causing slander that confuses and splits the Buddhist community can lead to fall into the deepest hell (Aivci) for a VERY long time.

Unfortunately, relatively few of us are skilled enough to study sutras, even with commentaries by ourselves, due to their technical use of language and profound nature. Thus, with the absence of a living Patriarch, we still need other teachers' explanations. Only qualified and proficient teachers specialised in that taught should be learnt from, who offer detailed study, referring to the sutras and commentaries directly for reference. Listening to more than one teacher's explanations is useful too, for cross-referencing, to see which perspectives truly fit that in the sutras and commentaries. Of course, we must also have active enquiry when in doubt, and diligent practice to realise that learnt.

依法不依人。

依义不依语。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依智不依识。

—— 释迦牟尼佛

《大般涅槃经》

Rely on the Dharma; rely not on the person[ality of the teachers].

Rely on the meaning; rely not on the words.

Rely on the ultimate meaning; rely not on the provisional meaning.

Rely on the wisdom mind; rely not on the ordinary mind.

– Sakyamuni Buddha (The Great Parinirvana Sutra)

Namo Amituofo : Shen Shi'an

Reflection: Three Spiritual Diseases, Evils & Mistakes To Avoid

Should one find a man who points out faults and who reproves,
let him follow such a wise and sagacious person
as one would a guide to hidden treasure.
It is always better, and never worse,
to cultivate such an association.

– Sakyamuni Buddha (Dhammapada, Verse 76)

In the 'Treatise Of The Spirit Peak Sect'《灵峰宗论》by the Ninth Patriarch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Great Master Ouyi（净土宗九祖蕅益大师）are the following teachings on 'Three Diseases, Three Evils, Three Mistakes'（三病，三恶，三错）, with notes on them:

Treatise:（末法中病，有三不可救，喜守不喜攻，喜略不喜广，喜同不喜异。）'In the Dharma-Ending Age [which is now, when the general quality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being taught, learnt, practised and realised declines], there are three [spiritual] diseases, that cannot [or are hard to] be saved from [unless one sees their harm and repents] – [A1] the liking of [personal] defensiveness; not liking [others' corrective and constructive] criticism, [A2] the liking of brevity [or only short and summarised teachings, which might prove inadequate for effective learning and practice]; not liking [teachings with] broadness [and depth, in scope and profundity], and [A3] the liking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learnt and what one already knows only]; not liking differences [which might be what one truly needs to learn for practice].'

Notes: Those heavily infected with such diseases tend not to see that this is the Dharma-Ending Age, as warned by Sakyamuni Buddha, thus not mindful of their negative impact, neglecting these reminders. [A1] When one's ego is in the way, which sustains needless defensive mechanisms, one will never be able to learn, even when others offer right and useful teachings, that seem to go against the grain of one's ego. The Dharma is for undermining the ego while revealing the truth. If the ego is too big however, the truth will be eclipsed and unseen. [A2] When one lacks diligence, while wrongly assuming oneself to already know a lot, one's Dharma learning will be scattered and superficial, thus lacking substance in theory, what more practice. [A3] When learning, it is precisely for what not yet known, which will be different, not what already known, which is always the same!

Treatise:（交友有三大恶，喜顺不喜逆，喜口是而心非，喜不如不喜胜。）'When making friends, there are three great evils [to be avoided] – [B1] the liking of [those with] submissiveness [to one's views only]; not liking [those with] opposition, [even if their views are right], [B2] the liking to say "yes"; yet with the mind meaning "no", and [B3] the liking of those inferior [to oneself]; not liking those superior [whom one should learn from].'

Notes: Especially in this Dharma-Ending Age, when the misguided who misguide more and

more are multiplying, while good-knowing (spiritual) friends（善知识）are rare and precious, we should be wise in discer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uo, so as to cherish good-knowing friends personally, and to be good-knowing friends to the misguided. [B1] When one likes only the totally agreeable, who always submit to one's views, even when wrong, one might as well befriend one's image in a mirror! (Yet, even the image is laterally inverted; different!) Instead of garnering support for one's right views, without opening the heart and mind to listen to other views, one might end up fortifying one's delusions. [B2] When one lacks sincerity and honesty in communication, how can one ever guide or be guided to truth (i.e. wisdom of all) and goodness (i.e. compassion for all)? [B3] When one prefers to associate only with the spiritually inferior to feed and inflate one's ego, instead of with the superior to emulate their good examples, one remains, to that extent inferior.

Treatise:（学问有三大错，好多不好精，逐末不求本，求解不求证。）'When learning, there are three great mistakes [to be avoided] – [C1] being fond of [learning] much [but in bits and pieces]; not fond of mastery [of one main Dharma door for progressing towards Buddhahood], [C2] the pursuing of the [incidental] end [result]; not seeking the [fundamental] root [which should be firmly established, for reaching the ideal result], and [C3] the seeking of [only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not seeking confirmation [or verification by practical realisation].'

Notes: [C1] As life is short and unpredictable, what more being in the Dharma-Ending Age already, we shoul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urgency, to wisely choose one main Dharma method to focus upon for learning and practice. The most skilful means in our time would be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净土法门）, as taught by Sakyamuni Buddha in the Immeasurable Life Sutra（无量寿经）, where he mentioned that he will ensure that this sutra's teachings will be the longest lasting in our world (as they are the most feasible for fruitful practice), even to outlive this Dharma-Ending Age by 100 years. If instead, one still spends the rest of this short life picking up fragments of various teachings somewhat randomly, without clear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for actual spiritual benefits, Buddhahood will remain a distant goal. [C2] We should also diligently learn as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for methodical practice as possible, through proper classes by specialised and thus qualified teachers' instead of pining for spiritual fruits, without sowing and nourishing the seed of down-to-earth practice well. [C3] Of course, we must not be satisfied with mere Dharma theory understood, no matter how profound, for we must put it into practice to realise its truths personally. Otherwise, we will remain unenlightened!

末法亿亿人修行，
罕一得道；
惟依念佛，
方可了脱生死。
——《大集经》

In the Dharma Ending Age [now],
when 100 million of 100 million people
cultivate practise [of the Dharma],
it is rare that one will attain the path
[to liberation];
Only relying on mindfulness of Buddha,
is it possible to be liberated from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 Sutra Of Great Assembly

Namo Amituofo : Shen Shi'an

佛学常识问答

◎西念

在家弟子应该如何修学佛法？

答 学佛的第一步是皈依三宝，深信佛法僧三宝为身心皈向依靠之处，深信佛陀是至高无上的觉者，深信佛陀的教法是让我们走向觉悟、走向解脱的智慧法药，深信僧团是正法久住的幢相。末法时期乱相纷飞，有些人奉行二宝佛教，有些甚至皈依某位居士，这是严重违背佛制的行为，正信佛弟子应该坚决抵制。

其次是奉行五戒和持斋。持斋是在每月一定的日子里实行一种克己的生活，在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基础上，再加上过午不食、不用化妆品和不歌舞观剧、不坐卧高广床座，称为八关斋戒。其实，不管在家出家，都应该经常受持八关斋戒。因为持守五戒是人天道之因，而奉持八关斋戒是出离三界之因。

持斋的日子一般是阴历初一、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三十日。遵守三归、五戒和持斋，对人努力行善，对自己清净身心，过一种简单、节欲、轻安(也是最环保)的生活是佛教在家信徒修学的方向。当然，对于初入佛门的学人，逐步逐步来做，逐渐完善自己的人格，可以由三皈依，初一、十五和佛菩萨圣诞斋戒素食开始。

问：皈依佛教后，还可以拜神吗？

答 皈依了佛教，就意味着确定了精神归宿与人生目标。禀受三皈依时，我们就庄重承诺：自皈依佛，不再皈依天魔外道；自皈依法，不再皈依外道典籍；自皈依僧，不再皈依外道邪众。这是我们必须时刻谨记的。确立了这种信仰目标与内涵后，如果作为居士到了其他宗教场所，出于对那些善神、天尊以及世间圣贤的恭敬，予以礼拜问讯也是可以的。这种礼节上的礼敬与内心的信仰皈依是两回事。当然，出家僧众对其他宗教的教主圣贤，问讯合掌，恭敬即可。

如何理解“直心是道场”？

答 直心就是正直心、真诚心，我们众生大多是弯曲心、虚伪心。在我执和利益的驱使下，充满机心用事，说一套，做一套。由此导致内心惶恐、人格瓦解、人际关系紧张，所以，儒佛圣人都教化众生要具真诚心。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大学》中所述内圣外王之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正是此意。我们能够诚意、正心就是直心。首先从格物上，格除不合理的物欲、私欲入手，由此获得内在的智慧，这样意念才会真诚，心才会正直。如果私欲重、我执、我慢重、嗔恨嫉妒心强，那必定意不诚、心不正，由此，就遮盖了本有的佛性和智慧。唯有真诚心、正直心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如来藏的德性开发出来。

《观经》开示往生净土的条件是圆发三心，即得往生，即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至诚心就是正直心，一切修道人必须要有正直心。但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说假话的习气，在阿赖耶识中聚集诸多种子，随时不经意地又打妄语。在道理上也知道不对，然境界现前，又故态复萌。

所以还是要好好念佛，众生的心是弯曲的，而佛号是阿弥陀佛正直心的外显。念佛的时候，弯曲的心才随顺佛号的正直而正直，就好像蛇性弯曲，要让它自己直很难，然蛇进入竹筒子就不得不直。所以我们要在恳切念佛上获得正直心，又以正直心去念佛，二者形成良性互动。

初学净土者，应如何下手修学，方得真实利益？

答 初学净土者，应以培植坚固信愿为下手处。信有事信与理信二种。事相上的信是相信二有，即《阿弥陀经》所述说的：“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理信，是相信西方净土不在我们一念心性之外，阿弥陀佛恒常在我们心中结跏趺坐。我们本具阿弥陀佛性德，托彼清净实相名号，方能显我清净自性。

愿即厌离娑婆，欣慕极乐，要真为生死发出离心，观照我们娑婆浊世，每时每刻都是生死离别，凡夫在此世界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被业力所驱使，被习气所缠绕，不得丝毫做主，故此，此界不容一刻停留。愿生净土之心，万牛莫挽。

事信与理信均是建立在仰信佛言的基础上。佛是具足大悲心者，佛无诳语！佛的一切施为，都是为饶益芸芸众生，所以，随顺佛语，依教奉行。具备这种深信切愿之心态，忆佛念佛便法尔自然。声声佛号，契入弥陀愿海；步步经行，趋近极乐故乡。这是从净宗信愿核心，单刀直入，获得法益。

千百年来第一冤案，就是大家对净土法门的误会，对念佛求生净土的轻视。孰不知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乃属于般若智慧的范畴。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土，求生极乐是出离三界，永脱轮回的大丈夫之举，浅根、浅福、浅因缘者绝无生信之可能，这也是《阿弥陀经》中所言“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的原因。

如或不能产生信愿，应从谨遵净业三福入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深信因果，孜孜修福。福德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可转化为智慧，所谓福至心灵。有般若智慧，便会厌离三界之苦，欣慕莲邦之乐。所以，念佛法门接引众生，亦有因材施教之善巧，或事入，或理入，然总不离导归弥陀愿海，蒙阿弥陀佛大慈威神之力加持，成办净业。

从修行功课上，应根据自己的工作生活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功课。然总以简洁、一门深入为主。每日坚持念佛或一万声，或二三万声，记入功课册。以数量求质量，不可自瞒自欺。解门，亦先须一门深入，对净土五经一论与中国净宗祖师的著作要熟稔。以此作为辨别是非邪正的坐标，建立净宗正信正见。待到净宗信根深植后，行有余力，可旁涉其他大乘经典，以广见闻。其次须亲近净土善知识，勉策信行，以古为师，如是方可获得真实利益，不致走错路头。

做义工是不是只在修福报，没有功德？

答 学佛是要福慧双修的。做义工通过布施自己的时间、体力、经验、智慧来利益大众，是积累福德的很好方式。做义工发心纯正，不求回报，三轮体空，那做义工不仅是有为的福德，也是无为的功德。以无为的心去做义工，有为的福德就当下变成无为的功德，也是我们增上往生品位的资粮。

但净业行人要注意以念佛为主，做义工为辅的原则，不可以做义工修福德无暇念佛为借口，荒废念佛正行，至少要保持一天一万声佛号的数量。世间人一般比较注重修持有为的福德，而对无为之道感觉漠然。莲池大师、蕅益大师等都有“执持名号，具足六度万行”的开示。在以念佛为主的前提之下，再尽心尽力地去做好服务众生的义工工作，在做义工过程中贯穿念佛。并把做义工的福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念佛与做义工便相辅相成了。

净业行人需要勤修戒定慧吗？

答 戒定慧又称三无漏学，是释迦世尊一代时教之总纲。戒又叫毗尼、波罗提木叉，戒律针对凡夫众生的烦恼、习气所施设戒条。最基本是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戒定慧三者钩锁相连，不杀生是仁，不偷盗为义，不邪淫是礼，不妄语为信，不饮酒为智，是故佛教的五戒相当于儒家的五常。

由戒生定，由定开慧。戒如捉烦恼贼，定如缚烦恼贼，慧即杀烦恼贼，三者缺一不可。就好像三层楼，戒律是第一层楼，禅定是第二层楼，般若智慧是第三层楼。所以，戒为基础，持戒不精严，便不可能有禅定，更不可能开显智慧。念佛法门注重戒定慧三无漏学，而净业三福就体现着戒定慧的内涵。

但在目前我们要谨防两种误区：一是说末法众生是持不了戒的，阿弥陀佛对五逆十恶的罪人都能救，所以我不持戒，也能往生；二是认为如果净业行人持戒不清净，没有禅定功夫，就不能往生。这两种观点都偏激。应知净业行人信愿持名，虽然能仰靠弥陀愿力带业往生，但是仍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持戒，因为持好戒，我们才有定力，心才能专注，对治烦恼也才有力，这样我们求生净土的信愿也才能扎住根，所以，持戒能保证我们的信愿不退，能增上我们的往生品位。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光靠持戒的功夫是难以往生西方净土的。往生净土全凭信愿感通佛力，成办往生净业。持戒念佛功夫的深浅能决定往生品位的高低，那么认为非要持戒清净和禅定的功夫才能往生，这表明对奇特殊胜之净土法门不了解。另外，净业行人须知，信愿念佛即含摄戒定慧。若能一心念佛，诸恶不敢入，即为戒。若一心念佛，心不攀缘外境，即为定。若一心念佛，观照佛声，字字分明，亦观能念所念皆不可得，即为慧。是故至心念佛，万德齐彰。一法具一切法，妙德难思。

怎样念佛才算是感应道交？

答 念佛法门的奥妙和理则是感应道交，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乃至法界当中，最深邃的心性上的学问，属于悟境的范围，不属于第六思维逻辑范围。具体地说，我们至诚恳切念佛的心叫“能感之机”。法界中存在一种所应之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愿力，这就是所应。这个原理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愿体本是同体，透过这样的同体渠道，我们跟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能交融在一起，能互动、能沟通，这就叫感应道交。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念佛，也不要去刻意追求什么境界，只要能在这句佛号当中找到安心，获得法喜，希望一直念下去，这就是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了，阿弥陀佛的欢喜光就在我们身上体现了。这句佛号我们能够念得绵绵密密、不中断、不累不饿，那么这是阿弥陀佛名号当中的不断光在加持我们了，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上了。在念佛的时候，这句名号让我们生起了惭愧心、悲痛心、感恩心，这些都是阿弥陀佛的力量愿力，在我们心性上开显出我们自性的一些善的力量，这就是感应道交。这是一般用平常心去理解感应道交。

另外，如果从瑞相上来看，也是具有的。但这不要去追求。比如我们念得比较清净的时候，会忽然闻到一种异香，如果是有心去求，一定闻不到。往往在无心的时候，会忽然传过来。名号沟通着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在我们无作妙用的心性当中，名号法尔自然地把西方净土的宝香传到我们这个地方。音乐、光明、莲华，这些也都是存在的。出现这些境界，也不要去执著它；没有出现这个境界，也不要懊恼。我在弥陀心中念佛，佛在我心中应和；即念即应，妙感难思。所以，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境界，也就算最妙的感应了。

第五届净土教理班
招生开始

即日起接受报名
截止日期8月31日

主讲：延续法师

（九华山佛学院首届毕业）
沩仰宗第十代法脉传人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佛学导师
净土祖庭庐山东林寺首座

开课日期：2018年9月8日

上课时间：每周六晚 19:30 – 21:30

学程：两年

询问电话：6737 2630

费用：免学费 + 一次性$30教材费（学生全免）

本林净土教理班自2010年在前林长李木源居士的倡导下开办以来，深受广大佛弟子欢迎。

本课程以中印佛教史及净土教理史为线索，由认识宇宙、认识人生、认识诸佛净土切入，在大乘佛法的基础上，融汇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知识，重点学习净土宗的根本经典和相关经典、十三代祖师思想及净业修持方法。学习期间穿插“精进佛三”念佛实践，通过两年学修，以期全面系统地了解净土教义，树立正知正见，增进信愿，自利利他。

报名方式

1 亲临居士林二楼办事处索取报名表格。填妥后交回办事处，或拍照电邮至：yanxu1@yahoo.com

2 手机扫描

3 登陆居士林官网在线填写报名表格：www.sbl.org.sg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大殿重建工程
捐款芳名录（2012年部分）

捐款者	款项
MR & MRS TAN CHING GUEI	1,000
众妙音	1,100
孙曜东合家	3,000
睿正衍，睿晴义	1,000
蔡玉松合家	1,000
回向蔡炳桐	1,000
林桂妹	2,000
已故张月琴	1,000
陈专利，刘宝珠	1,000
曾秀凤	1,000
李永发	1,000
许赛娇，陈淑卿合家	5,000
回向何素兰	1,000
YANG VOON CHENG & FAMILY	5,000
CHNG CHENG CHENG	1,000
温土木	1,000
吴泳源，林慧青，吴祉莹等4人	2,000
叶转星	1,000
黄文展合家	10,000
余洞星	1,000
傅碧雲	1,500
佛弟子	1,000
许恢豪	1,000
全励食品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1,000
池国忠合家	1,000
范昌乾先生画稿，本林水墨画，甲乙两班学生	5,120
朱少华	1,000
郑文芳	1,000
回向卓志坚	1,000
陈睦发合家	1,000
张木坤	2,000
李瑞麟	1,000
张和平，柯琪玲，张慧雯等4人	1,000
陈文忠，王裕梅，陈美金	1,500
刘金秋	1,000
林月英	1,000

捐款者	款项
回向林亚峇，蔡亚胳	1,000
佛弟子	2,000
王丽香	1,000
陈宝元，陈添伟，陈添明等10人	2,000
凤山里中元会	4,711
余玉莲合家	3,000
郑世隆	1,000
郑世荃	1,000
郑世雄合家	1,000
回向已故余晋新，萧微及余门历代祖先	1,000
回向已故郑门历代祖先，郑谋洲，郑国伟	1,000
赖晋康，赖晋洋	1,000
刘鑫亮合家	10,000
回向徐萍霞	5,000
刘玉山，刘水燕	2,000
耕心园师生	1,800
回向蒋福宝	1,000
林天镫	1,000
袁月辉，刘玉忠	1,000
刘玉田	1,000
黄资权合家	3,000
三宝弟子	5,000
林星岑，谢雪音	1,000
金建平	5,000
星期五静坐班同学	1,000
黄美丽合家	1,000
林明夏，林水莲，吴忠炎	20,000
林胜泉	3,000
傅佑标，陈丽丽，傅启曜等4人	1,090
王和溪，陈丽莎，王铃等4人	2,060
黄哲彼	10,000
郑宝美（靖颐），蔡宛容	1,000
已故杨松年	8,888
佛弟子	1,000
林勇全合家	1,000
画家李淑芝女士乐捐，班上同学们	2,280

(排名不分先后，待续)

晋宝仪式花絮

参加晋宝仪式的部分董事们欢喜合影